

# 结构学

## 生命体在其生存结构中的求存之道！

作者：觉悟者 | Milo Shawi

官网：[www.structuralism.cn](http://www.structuralism.cn)

社区：知识星球：【觉悟社】；公众号：【结构学】&【守夜人总司令】

更新日期：2020-06-01

## 序

---

撰写《结构学》是为了阐述：生命体在其生存结构中的求存之道。这里涉及到几个概念：生命体、生存结构和求存之道。求存之道就是生存策略，生存结构是一种多维度的抽象存在，不仅包括所置身的物理空间和所处的环境，还包括各种内外的约束和自身的判断。生命体是一种能主动攫取资源并转化为能量来维系自身存在的有序结构。

农民不管是用耕牛还是用拖拉机，不管工人是用铲子还是用搅拌车，都是在用工具扩展自身的某种功能。用有形的工具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一种挣钱的方式，用无形的工具在市场中套利也是一种挣钱方式，本质上都是获得资源——钱只是资源的标记符号——生命体一直在占据、利用和消耗资源——只要生命周期还未结束，这三者就永远不会停止。

社会基础结构升级的关键是密度的增加——农业社会升级为工业社会，显著增加的首先是机械密度。下一个阶段的结构升级，首先增加的是信息密度。任何密度的增加都依赖综合性的成本投入。每一种模型所对应的密度，可以折算成某种计量单位的成本。然而，任何模型中的节点每增加一个，连接数就会翻一倍，维系结构秩序所需要的综合成本也会增加一倍。在成本不足以支持升级的时候，结构中的各要素就会被限制在原有模型的边界之内。内在的约束力会让过剩的部分自我消耗掉，以此来维系当前密度的模型的内部秩序和整体平衡。如果从一个截面来看待这一切，它就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

我们通过密度增减这条横向的坐标看到了复杂世界底层的变化轨迹。然后通过生命体的生存竞争这条横向坐标，又看清了纷繁复杂又相互联动的大千世界中那些事件、主张、行为后面有序的轨迹。如果把以上两条坐标结合起来，就会看得更清晰：社会并非沿着唯一的指向，线性的

向前发展，也并非螺旋的向前发展，而是那些具有生命体结构特征的共同体为了自身的存续，不断周而复始的：竞争、升级、扩张、分裂、联合、崩溃、重构...

所有的个体和资源都只是被具有生命体结构特征的共同体驱使的部件。它在存续实践的过程中，为了维系自身的资源，并增强自身的结构力量，从而锻造了工具，抽象出规则形成制度，并滋生出信仰、是非判断的标准和价值取舍的体系——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它终极目的的无形或无形的工具。

生命体结构的存续实践和生存竞争，并非沿着密度由低到高的线性模型向前发展。而是始终以维系自身的有序去让对方陷入无序——当增加密度能够胜出的时候，生存策略就会以增加密度实现结构升级为目标，反之，则会通过降低密度来进行降维打击。生命体结构的生存竞争策略并非沿着唯一的路径进化，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维系自身秩序并占据更多的资源。

把一切资源——包括人这种同样具有生命体结构特征的个体——都看成是散落的零件。当这些零件被有序的构建成一个具有生命体结构特征的共同体时，它们就变成了共同体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变成了生命体结构的载体。如果这个共同体在与另一个具有生命体结构特征的共同体进行生存竞争时被摧毁。那么，构建这个共同体的零件就会重新散落一地，并被胜出的生命体结构共同体所吸纳，并成为它的资源、载体和组成部分。

以上就是结构学列出的坐标系：秩序是一切的基础，创造增量是提升密度的基础，存续是生命体作为基因载体存在的理由。生命体结构自身属性的悖论和结构内部的失衡形成了驱动一切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内在驱动力源自于生命体的精神结构。精神结构既会升级也会降级，不管是升级还是降级，都取决于生命体的自我判断和生存策略。

## 结构学概论

---

这世间所有的学问归根结底分类两类：第一种负责研究达到特定目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但不做价值判断。以客观理性的面目出现，最显著的代表就是自然学科。第二种则侧重于对生命体及其行为的研究，主要负责审查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及方式是否恰当，这里的恰当与否取决于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的标准。一直以来，要么以是否符合宗教教义为判断标准，要么以道德作为是非判断的终极标准。人类的先贤们，要么设计出全知全能的上帝作为最后的仲裁者，要么就想象出最纯正的道德抽象来替代上帝的工作。并把这种想象的抽象当作天然就存在的完美道德标准硬塞给每个人。

《结构学》试图用完整的逻辑系统阐述人类的道德、法律、文化和经济活动，从而构建一个包括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完整学科——此学科中的三个关键词是：存续、增量和秩序——存续是生命的基础，增量是密度提升的基础，而秩序是一切的基础！

复杂问题都是从某个原点悖论开始，逐渐衍生出一个像树根一样的体系。各学科都专注某个细分领域的问题，而哲学研究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哲学处于所有专业学科的顶端：形而上学讨论总体性问题，美学讨论艺术，认知论探讨知识，伦理学讨论价值...对结构学的阐述，也将遵循此脉络逐步展开。

## 载体

结构学研究生命体在其生存结构中的求存之道。这一切都源于能量和载体之间的终极矛盾。结构是能量的有序稳定状态。生命体是能从外部攫取资源并转化为能量维持自身有序状态的结构——它是能量转化的载体。

基因定义了能量应该以何种有序的方式形成稳定态。生命体是基因的载体，生命体对资源的无限需求源于基因对载体的无限需求。如果把基因比作算法，那么包括生命体在内的所有载体都等同于计算资源和计算力。载体不仅用来验证算法，还反过来迭代算法，使其无限的接近最佳状态并持续传承。

为了提高能量转化的水平，能量转化的载体会相互叠加组合形成更高级的载体：人类一直试图组织起来以应对所处的生存环境。为了生存繁衍的需要有了家庭，家庭的繁衍扩大了宗族，宗族相互之间的结合形成亲族，亲族不断扩大有了氏族，氏族间的联合形成部落，部落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最终形成国家。人类应对生存环境的方式就是不断的组织起来形成更大的共同体。

载体以一种结构形式存在，具有生命基本特征的载体，我们称之为生命体。生命体能从外部攫取资源并转化为能量维系自身的存在。它既是基因的载体也是资源的聚合点还是能量转化的工具。

结构是一种有序的存在，而生命体这种结构能够形成结构力量并一直处于不断的扩展之中，建立秩序和打破秩序会交替一直存在。构建和维系秩序都需要能量，搭建结构工具是为了锻造更强大的能量转化工具。载体形态和规模的层出不穷都是为了缓解终极悖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

## 生命体

生命体的核心特征包括：死亡、存续和扩展。具体来说，生命体必须面对死亡，其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维系自身的存在，作为基因优化的一种载体并保障反馈和修正得以延续。生命体自我复制的方式有两种：

1. 扩展生命体自身属性和功能（扩展）
2. 同化其它载体并构建共同体（复制）

构建生命体的要素蕴藏在《F1：底层逻辑》、《F2：精神结构》、《F3：结构工具》之中。这三篇是研究“生命体在其生存结构中的求存之道”的基础框架。生命体在其生存结构中的求存行为源自其内在的驱动力，生命体所能构建的传导体系对传导路径的选择决定其生存策略作用于其生存结构所能产生的效果。底层逻辑造成的路径依赖和边界约束形成结构内在制约力——要突破边界的约束需搭建结构工具，结构力量三要素是形成结构力量的关键所在！

## 扩展与复制

生命体的结构特征决定其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除非遭遇制约而无能为力。为了增强自身的求存能力，生命体会主动模仿更有利于存续的结构来改造自身。这也为冲突后的融合奠定了基础。基因会通过载体的繁衍这种封闭路径进行传递，也会通过交流和模仿这种开放路径进行传递。越复杂的生命体就越容易进化出通信机制和抽象的符号系统——包括但不限于：文字、音乐、语言、诗歌、绘画、逻辑和公式等。它不仅为个体的同化开启了方便之门，也通过开放路径在超越生命周期和活动范围的时空范围内相互传递基因的秘密。正是这种传递方式让个体之间能够联合成更大的共同体并呈现出同样的生命体结构特征。同时，让生命体能够完成超越时空限制的积累和传承，并通过主动模仿来改造自身。

生命体的精神结构在更底层奠定了这一切得以实现的机制。我会在《精神结构》的相关章节中再展开阐述和详细论证。生命体精神结构的层次决定了个体的差异性，也决定了所能锻造的工具和构建的复合体的复杂度。蜜蜂建造蜂房是一种本能的重复，那是它的层次所决定的。人类的建筑更加的复杂，所用到的资源也更多，还依赖更复杂的分工协作，共同体内部的数量密度、工程密度和信息密度也高得多。建造更复杂的工具，其蓝图必须提前以符号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继而让所有的参与者以符号化的指引为行动的准则。

任何有组织的共同体都存在一种具有明确导向性的内部激励机制，它不仅仅简单的表现为奖赏和惩罚，还在多个维度形成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的裹挟力量。既然生命体的所有求存行为都是由其精神结构决定的，那么，处于被激励机制裹挟的洪流中的个体，其行为是否源于自我选择的结果呢？

## 自由意志

我们的认知中存在这样的普遍性观念：任何事情都存在因果对应的关系，一个条件触发另外一个条件。所谓复杂系统不过是条件的繁杂和相互交织，只要有足够的运算能力就能梳理清楚所有条件的相互关系，从而实现精确控制并得到必然的结果。当前所有的科学认知体系都在增强对未知前置条件的识别。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强化这一种结论。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巨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上帝不掷骰子。然而，世界并不像钟摆一样精准可期，量子纠缠的不确定性正在动摇其在微观领域的结论。海森堡的测不准理论预示着在更深的层面存在着本源的不确定性，而不仅是对前置条件的认知不足。

对生命体而言，自由体现在两个方面：意志的自由和实践的自由。前者是精神结构中的属性和调度，后者是精神结构依据其判断所形成的求存策略作用于生存环境时受限的边界。通俗的讲，实践的自由就是能不能去做某件事——即便遇到危险时大脑发出迈开双腿逃生的指令，如果没有双腿就不能走路。如果必须执行这种求存策略就需要借助工具，这种工具替大腿实现奔跑功能的扩展或辅助。

通俗的讲，自由意志就是生命体求存策略形成过程中的判断和选择：比如，面对敌人，你可以选择抵抗也可以选择投降；面对困境，可以选择抗争也可以选择随遇而安。任何选择都存在一种对应结果。意志的自由其实就是生命体精神结构依据判断去选择承受哪种结果——不做任何选择的拖延，也是一种选择！任何选择都是生命体在其生存结构中的一种求存策略。生存策略的形成依赖于生命体的精神结构对自我做出的判断和对自我与外部资源关系做出的判断——抽象自我是通过内部感知形成的一种揽括了各种功能属性的抽象集合；外部资源是通过外部感知形成的主观世界中那些有利于自身存续的资源。因此，只需要改变感知的方式和范围，改变以上二者的判断就会形成不一样的生存策略，继而在内在驱动力的作用下使之作用于生存环境，并以感知的反馈更新主观世界和自我属性，形成新的判断和生存策略。生存策略作用于生存环境的时候能够突破边界和约束条件的限制，决定了实践自由的程度。因此，生命体可能被困在由某些边界构建的困境之中。然而，生命体依然可以通过锻造更强大的工具去增强和延展自身的功能和属性，提高能量转化的能力。同时，还能将个体组织成更大的共同体并结合工具的助力，形成结构力量突破边界的约束。这正是生命体求存之道的核心内容！

## 底层逻辑



盗墓行业最终进化成这样的形态：父子组队，儿子下去拿墓中的宝物，父亲在上面拉住绳子。别的模型在漫长的行业进化中都被淘汰了——甚至儿子在上面拉住绳子，父亲下去拿墓中的宝物这种形式最终都被淘汰了——因为儿子拿到父亲递上来的宝物后会斩断绳子，只有父亲拿到儿子递上来的宝物后，依然会拉儿子上来。那些刻在基因里的本能行为，往往蕴藏着某种关于整个人类的秘密...

古代最恶毒的惩罚不是车裂、凌迟和腰斩，而是：株连九族！断绝基因的传递路径是对生命的最高绝罚，足以让所有人匍匐在地心惊胆颤。生命体无时无刻不处于生存竞争之中，所有温情脉脉的装饰下面都藏着那个无法回避的终极问题：存续或者死亡！你可以回避竞争，但无法回避死亡。物竞天择的源动力来自于基因对能量的无限需求——基因需要不断的进化，所有载体皆是它进化之路上的工具！可怕的力量并非权力，也非金钱，甚至不是人心，一切都是载体和工具，驱动一切的力量潜伏在更底层的暗处...

生命体是一种能从外部攫取资源并转化为能量维系自身存在的结构。基因是一种有序的能量组织方式。生命体作为基因的载体，需要通过维系自身的存续来达到不断优化基因的目的。具有生命体特征的结构会在争夺存续机会的冲突中逐渐消除差异并通过连接强化彼此的一致性，从而搭建起规模和密度更大且具有同样生命体结构特征的共同体。通过控制更多资源，锻造更复杂的工具，提高能量的转化能力来获得更多的存续机会。

这世间纷繁复杂又相互联动的一切叠加和冲突，皆由生命体求存行为衍化而成。拥有生命体结构特征的载体，无论是个体还是由个体构建而成的更大共同体，都拥有着同样的结构属性。生命体属性中的天然悖论是更大时空范围内一切冲突的根源，不会因为工具改进而消弭。凡是由具有生命体结构特征的个体构建而成的复杂事物，都在突破约束和维系秩序的双螺旋中交织前行：一致性有利于形成结构力量并突破外部的边界约束，多样性有利于增强适应性和存续的概率。

为了更好的理解生命体求存行为的外部边界和内在约束，需要深入的洞察与生命体结构属性息息相关的底层逻辑。除了《F1：底层逻辑》的阐述之外，我会分别在以下章节中逐一展开论述：真正的力量，共识的形成，文化的本质，法律的本质，理性的缺陷，工具的极限，真理的周期，隐蔽的门槛和结构学思维。

## 精神结构

精神结构是生命体的基本功能和属性以及生存状况的综合性抽象，个体之间能相互理解、共情，甚至同化，皆源于生命体结构的基本属性。个体之间能超越时空的限制进行交流和协作得益于精神结构在相同频率中的场景传递与场景还原——不管用于传递的媒介是什

么。精神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彼此之间所能传递的内容及还原的程度。也决定了其生存结构和能被求存策略使用的资源。

更多的占据资源有利于生命体的存续——不管是有利于个体，还是有利于共同体，或者有利于各种形式的存续机会的交换。占据资源的诉求会在精神结构中以信号和响应的方式呈现。通常将这种反馈机制称为情绪。情绪因子及其响应方式会被精神结构的同步机制在不同个体中相互传递并引发同频共振，继而在个体之间形成共识性的连接。为了便于理解和交流，往往会赋予这些连接不同的名称：比如，关爱、同情、理解、思念、感激……情绪能够被感染并相互传递源于精神结构的同步机制。个体之间更复杂的交流、传承和同步也得益于此！

在精神结构的抽象自我与主观世界之间，调度系统需要一些响应因子来触发调度，从而对主观世界进行重建或对抽象自我的属性进行修改。这些因子就是基本情绪和由基本情绪生成的各种复合型组合。这些基本情绪和组合而成的派生情绪，有的响应与自我判断有关的事件——比如对自我的评价；有的响应自我与外部资源关系的事件——比如，与另外一个生命体的关系，或者是获得或失去某种资源。

核心的基本情绪包括：快乐、悲伤和恐惧。当精神结构的抽象自我对主观世界形成主导性平衡状态，会触发快乐这种响应因子。反之，则会触发悲伤这种响应因子。处于二者之间的不确定状况则会持续触发恐惧这个响应因子。更细微的差异会由基本因子组合而成的派生因子来响应，而且会因人而异对应着各自不同的响应方式。为何会因人而异对应不同的响应因子，又为何会组合成不同的派生因子来响应细微差异呢？关于这些问题会在《F2：精神结构》中详细阐述。

精神结构中的抽象自我源于内部感知所形成的抽象，它如同计算机的开机自检后，将所有的软件、硬件、固件和初始化数据等资源抽象后注册到调度系统中。抽象的功能和属性以及围绕这些形成调度机制构成了这个动态的有序整体。

精神结构中的主观世界是通过外部感知和偏向性筛选后，对所处生存环境中的一切进行抽象建模。如同计算机系统将检测到与之有连接的一切外部资源都抽象后注册到系统中成为用于调度的资源。比如说，输出设备、输入设备、外挂存储设备、网络连接的设备等。如果某种外部资源在系统中缺乏对应的识别机制和通讯协议，这样的资源虽然真实存在，但对于不能识别和利用的系统而言就是不存在的！抽象自我的功能和属性决定了精神结构感知和筛选外部信息的偏好，从而决定主观世界的复杂度和资源的多寡。因此，人只能看到自己能够看到的，只能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这种自我遮蔽性源于精神结构的精密层次。既然具有生命结构特征的个体是这样的，那么，由个体构建而成的共同体同样具有自我遮蔽性。我们通常将它称之为文化的自我遮蔽性。在《结构学》中：所谓文化就是一个群体

在其生存环境中共同的生存策略。文化的自我遮蔽性正源于个体的自我遮蔽性，都源于精神结构的底层特征，一脉相承！

包括诗歌、绘画、音乐、舞蹈等一切能引发情感共鸣的艺术形式，都能够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引发受众的模仿。这种模仿会在受众之间形成一致性的观念并建立密切的触点和连接。强烈的认同感和熟悉度都源于密集的连接。真正的信任是不需要证明的，需要证明的信任产生于并不存在密集连接的生命体之间。即便是你养的一只猫或者一条狗，只要经年累月的朝夕相处，即便彼此无法用任何语言进行交流，依然充满了信任。反之，缺乏密集连接的同类之间会不可避免的产生质疑并相互提防。随着连接点的密集度越来越高，信任度也就越来越强。所谓知根知底就是这个意思。关于信任的本质，我们在《F2：精神结构》中会展开论述。

人的情绪可以相互感染。甚至不需要任何语言就能感受到周围人的情绪。不仅能感受到，还会在你的身上引发同样的情绪：当身边的人给你脸色看的时候，你即便是喜笑颜开也会立刻晴转多云给对方还以颜色，当有人对你微笑的时候，即便处于阴云密布之中也会逐渐感受到一种阴雨转晴的舒服感。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人会害怕孤独又渴望被关爱？为什么人处于密集的连接和丰富的资源中会感到安心？

所谓天性贪婪，就是说生命体无限占有资源的诉求在遭遇无法突破的内外边界之前是种本能——这源于生命体结构的基本属性和作为载体所衍生出来的终极悖论。然而，现实中的人并不能自由自在的随心所欲，而是在做出任何言行举止之前都会考虑自己的言行是否恰当，还会根据周围人的反馈来调整自己的言行，甚至面部表情和肢体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另外，是否恰当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又是怎么形成的？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一样吗？如果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在人类社会，比法律渗透的更深和更广的是道德。道德的核心就是关于行为的适宜性。它是基于某种共识衍生出来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的标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西方的先贤们都习惯性把道德无限的拔高。试图通过教育将每一个人都驯化成想象出来的那个最符合道德规范的完美个体，继而让整个社会达到井然有序的目的。为什么在危及生存的灾难面前，普罗大众求生的本能会瞬间将千百年的道德教化撕的粉碎？

## 结构工具

所有的群体性疯狂行为都起源于观念的营销，兴盛于对捷径的渴求，终止于秩序的重建。所有结构工具都为目的而存在，没有目标也就不需要工具——结构力量的聚集和释放都服



务于它的目标——目标一旦丧失，聚集起来的结构力量反而会对秩序造成破坏性的反噬，继而被持续的内耗冲突消耗殆尽。

所有能够形成结构力量的媒介必须能穿透时空的限制不断累积并相互交换：科技是将遥远的资源用于解决当下的问题，金融是将未来的资源用于解决现在的冲突，情绪是把不存在的资源用于解决眼前的危机——这里的“遥远”不仅仅是距离，也包括资源转化的中间环节的长度和转化条件的复杂度。这里的“未来”是一个没有精确刻度的时间概念。这里的“不存在”是以跳脱自我的对象为参照。无论是科技、金融、还是情绪，都能形成递归循环、持续叠加、自我强化的结构力量。释放和阻断结构力量皆取决于以下三要素：

1. 为应对存亡所形成的共识；
2. 自我强化的内部激励机制；
3. 持续转移成本的传导体系；

共识确立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的原点，激励机制天然具有明确的导向性，这种导向性源于共识的求存指引。激励机制既包括显性的部分也包括隐形的部分，在不同维度发挥着作用——它会渗透到个体行为的方方面面，为个体的求存行为所引发的冲突提供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的准则，继而为个体在不确定的未知中营造出一种确定性的指引。生命体的精神结构中的抽象自我对主观世界拥有主导性和控制力，才会感到安全并触发快乐这种基本情绪因子，驱动与之相关的反应。正因为如此，激励机制能够在底层驱使着人的行为，并在群体中发挥着引导作用。这种引导性能够让个体的行为在某种秩序之下呈现出井然有序的一致性，甚至通过自我约束来转移维系整体秩序的成本。

我们通常将这种自我约束的成本转移称之为自我牺牲。表面上看起来任何付出都是针对具体的对象，不管这个对象近在眼前还是远在天边。事实上，它是被激励机制牵引所形成的一种交换——交换的是获得的预期或未来满足自身存续的机会。

人类能在生存竞争中最终胜出，源于能将个体凝聚成共同体，以及能让个体之间相互协同的通讯机制。为了能更立体的传递和还原彼此的生存结构，还逐渐进化出能充当媒介的符号系统——包括绘画、语言、文字、音乐等各种形式。有了这样的媒介，精神结构对自我及生存结构的信息传递就能超越个体生命周期和活动范围的时空限制，从而组织起更大规模的共同体并在更深远的时空范围内，依据结构力量三要素，搭建起更复杂和强大的结构工具。结构工具能够集万钧之力于一点，瞬间聚集起资源并裹挟着一切去冲破边界的束缚。人类为了自身的存续，一直试图组织起来以应对所处的生存环境，不管是遵道而行，还是逆天改命，求存之道一直徘徊在建造和连接的双螺旋相互轮替的周期之中。

力量和美都是一种秩序。人类唯一信仰的就是力量，其它一切都是附着其上的装饰。之所以会如此，源于生命体这一结构本身就是种能形成结构力量的有序存在。想一想，人为什么会本能的以自己为丈量一切的标准？

# F1：底层逻辑

---

生命体是一种能从外部攫取资源并转化能量以维持自身存在的结构。基因是一种有序的能量组织方式。生命体作为基因的载体，需要通过维系自身的存续来达到不断优化基因的目的。具有生命体特征的结构会在争夺存续机会的冲突中逐渐消除差异性并通过连接强化彼此的一致性，从而搭建起规模和密度更大且同样具有生命体结构特征的共同体。并通过控制更多的资源，提高能量转化率来提高存续的机会。

生命体作为基因的载体，只要有利于基因的进化和传递，任何一种生存策略都可能被选择。在甲骨文中，上古先民们崇拜能够像青蛙一样大规模繁衍的女性，这是脆弱的生命应对灭绝最有效的形式——在同一时期，相互隔绝的古老文明都不约而同的崇拜繁殖，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如果一个人的儿女遭受绑架，会本能的愿意牺牲自己去交换。如果绑架的是丈夫或者妻子，则要看感情的深浅；如果是父母那就更要看关系的亲疏程度了——几千年的孝道浸染依然抵不过护犊子的本能！为什么会这样？

盗墓行业最终进化成这样的形态：父子组队，儿子下去拿墓里的珍宝，父亲在上面拉着绳子。别的模型在漫长的行业进化中都被淘汰了——甚至儿子在上面拉绳子，父亲下去拿宝物都被淘汰了：因为儿子拿到父亲递上来的宝物后会斩断绳索，只有父亲拿到儿子递上来的宝物之后依然会拉儿子上来！

那些刻在基因里的本能行为，往往蕴藏着某种关于整个人类的秘密...

古代最恶毒的惩罚不是车裂、腰斩或者凌迟，最残酷的惩罚是：株连九族！断绝基因的传递是对生命最高的绝罚，足以让所有人匍匐在地心惊胆颤！罗马人最终打败并毁灭了迦太基，并在迦太基的废墟上撒了盐——让它永远寸草不生！为罗马洗刷前耻的统帅小西匹阿没有任何胜利者的喜悦，他的心头涌起无比的悲凉和恐惧——罗马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吗？是否有一天也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无影无踪.....

生命体无时无刻不处在生存的竞争之中，所有温情脉脉的装饰下面都藏着那个无法回避的终极命题：存续或者死亡！你可以回避竞争，但无法回避死亡。物竞天择的源动力来自基因对能量的无限需求——基因需要不断的进化，所有载体皆是它进化之路上的工具！

可怕的力量不是权力，也不是资本，甚至不是人心，一切都是工具。驱动一切的力量，潜伏在更底层的暗处...

## 基本原理

### 共识与仲裁

生命体会最大限度的占据资源以保障自身的存续并追求多样性。一切求存行为的都是为了生存和延续。处于不同生存结构中的求存行为源于不同的生存策略，生命体的所有生存策略都是关于存续和死亡的选择。真正能凝聚个体共识的东西，是面对存亡绝续时的相同抉择。因此，让生命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是凝聚共识最有效的方式。共识需要超越个体，同时又有利于个体的终极目标：有利于个体的存续，或者有利于共同体的存续，或者有利于交换生存或延续的机会。

凡是能大量制造死亡的力量都会被顶礼膜拜。所有生命体都面对死亡的威胁，暴力能够终结生命，造成死亡，所以暴力能够成为裁决的终极力量。仲裁其实就是通过死亡来做出抉择。因此，仲裁的最初形式就是暴力对决，其它一切的仲裁机制都是在模拟暴力对决。随着社会结构复杂度的跃升，依赖暴力做出仲裁的需求量成爆炸式增长。原始暴力不足以供应越来越多的需求者，于是，它转变为公共暴力并被持续虚拟化以便在更深远的范围内为争端和冲突做出裁决——购买力是对公共暴力的第一次虚拟，它把暴力的使用群体由少数拥有领地和武装的贵族扩展到拥有资产的新兴人群。他们通过拥有购买力这种模拟的暴力来获得事务的仲裁权。

领主们的私人武装最终变成了社会的公共暴力，拥有购买力的群体通过国家机器来控制公共暴力并为更大规模的群体所共享。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协作密度越来越高，在结构工具的作用下，资金可以瞬间聚集于一点，也可以瞬间撤离。因此，确立目标和调动资金的能力将优于占有资源的能力——判断、决策和搭建结构调动巨量资金的认知力，将是继购买力之后，公共暴力的再次虚拟化。从原始暴力，到购买力，再到认知力，后者依赖前者作为基础，并在更大的深远范围之内响应社会的仲裁需求。如果说购买力是通过消费来确立护城河，那么认知力将会通过教育来建立门槛。

### 功能与属性

在史前的生存竞争中，人类并非最强壮的物种。个体能够构建起更复杂的共同体并形成结构力量，是人类战胜其它物种的关键所在——锻造工具能够强化和延展生命体自身的功能，而由个体自下而上搭建起来的结构工具能构建起更强大的生命体。它的规模越大、内部密度越高，所能聚集和释放的力量也就越大，所能锻造的工具也就越复杂，所能控制和利用的资源就越多，转化能量的能力也就越强，维系自身的存在也就更容易。从而形成自我叠加的正向循环...

自然界中最快的动物是秃鹰，人类骑上自行车就能比秃鹰还快。然而，任何工具都只是生命体自身功能的扩展和增强——通过锻造工具来增强或延伸生命体的功能存在着极限的边界！这世间纷繁复杂又相互联动的一切叠加和冲突皆由生命体求存行为衍化而成。拥有生命体结构特征的载体，无论是个体还是由个体构建而成的更大共同体，都拥有着同样的结构属性。生命体结构属性中的天然悖论是更大时空范围内一切冲突的根源，不会因为工具的改进而消弭——凡是由生命体特征的结构构建而成的复杂事物，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社会经济的演化，都在破格获取和维系秩序的双螺旋中交织前行：一致性有利于形成结构力量突破边界制约，多样性有利于增强适应性和存续概率。

## 底层逻辑

什么是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力量必然契合基因持续优化的终极目标。那些能够穿越个体生命周期和活动范围的叠加积累，不仅能得到时间的助力呈现出生生不息的力量，而且也超越所有的工具和载体之上，契合基因持续优化这一终极目标。

生命体的自我遮蔽和面对死亡的求存需要之间存在天然的悖论。当生命体置身于超出感知所能触及的复杂生存环境之时，瞎子摸象得出的判断反而会把自己引入绝境，这与求存的目标背道而驰。存亡绝续既是生命体最初的课题，也是永恒的课题！所有的信仰都是关于存亡绝续的指引——它为生命体的终极需求营造出某种确定性，继而摊开一张地图并提供坐标和指引。

### 文化的本质

任何能够穿透个体生命周期和活动范围的递增积累，既是进化也是传承。它会得到时间的助力，并一层一层不断的向上累积。无论是教堂、庙宇、大学、宗祠还是仪式、经书、教授、家谱，所有这些都是某种传承的载体。那些能够穿透时空的限制，不断自我进化并被传承的东西，蕴藏着某种有利于生命体存续的秘密，是生命体面对永恒课题的共识。

所谓文化就是生命体在其生存环境中共同的生存策略，它从原点共识开始，衍生出一套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标准，渗透到生存活动方方面面，并为生命体求存活动中的冲突提供仲裁的依据。

### 法律的本质

法律的本质是生命体求存行为所呈现出来的边界和规则的逻辑表达，法律所构建起来的规则体系是对业已形成的生存竞争态势进行抽象、梳理和确认！法律和道德都是从终极共识的原点判断衍生出来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个体求存行为所引发的冲突提供仲裁依据的传导体系。因此，任何法律体系都必然存在偏向性和明确的导向性。



立法是通过确立边界来对生命体存续所依赖的资源进行分配。立法的第一原则是：不能制造无序的混乱，第二原则是：将维系秩序的成本降到最低。真正的立法者善于洞察群体的求存行为引发的态势的变化，专业的立法者专注于如何以最低的成本确立或打破规则。

## 理性的幻觉

普罗大众习惯于理解能自我代入的故事，而本能的排斥严密逻辑推演的思辨。前者传递的信息更简单，接收者的还原度更高，也更容易引发共鸣和模仿，并以此建立彼此之间的连接。高密度连接的建立和简单的重复有利于消除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并让彼此趋于一致。这是个体构建成更大共同体的必然步骤。也是以最低成本达到同化和融合目的的有效方式。因此，要引发群体性的行为，必须是煽动情绪，传递简化的信息，通过示范引导受众的模仿行为，通过情感的共鸣让受众感觉到被共同体的安全和力量所包裹。

理性的思辨不仅对受众的要求很高，而且不利于将个体裹挟进同一股洪流，反而会鼓励所有成员不断的在鸡蛋里挑骨头。理性所形成的判断和取舍是可预见的，因此，也是确定性的。这种确定性虽然能够最大限度的聚集力量，但井然有序的背后蕴藏着整体脆弱性的风险。破格获取的捷径和克己复礼的理性如同双螺旋在生命体的求存行为之中相互交织前行，不可偏执一端。

## 工具的极限

生命体所锻造的一切工具都是对自我功能的增强或延伸。生命体结构及其锻造的工具在求存行为所衍生出来的相互联动的叠加和循环形成了这大千世界纷繁复杂的表象。不管是生命体通过同化和联合搭建起更大规模，更高密度，控制更多资源的更大共同体。还是不断锻造更强大，更智能，更精密的工具，将自身的功能扩展到更深远的领域，渗透到更细微的地方。也不足以解决生命体结构自身属性中蕴含的终极悖论。生命体的自身属性可以通过精神结构来调节，精神结构是生命体一切行为的驱动力。

工具之间的代际差异可以决出一时的胜负，无法决出永恒的胜负。在无法灭绝的情况下，工具之间的代际落差会被时间所抹平。在生存竞争中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要素源于生命体结构属性中某些能穿透时空限制持续进化和传承的东西。

## 真理的周期

世界是否以钟表般精密的方式存在？虽然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掷骰子”，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混沌才是常态。无论在什么维度，以何种形式建立和维系秩序都需要消耗能量。能量的转化存在损耗，当能量不足以维持秩序之时，有序将会失控，并再次陷入混沌。

人类的先贤们习惯于把世界分为本源和表象这种主客二元的形态：存在一个秩序井然的永恒主体和千千万万各不相同的幻境，这些幻境都是客体，不同的幻境对应着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不断打破幻觉去抵达那个永恒之境。沿着这一思路可以很轻易的

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某种决定大千世界中一切事物的普世真理，这种永恒的真理被直接雕刻在唯一的主体之上。

不管是以教义的方式阐述，或者以科学之名宣示，它都不过是更大时空范围内的宿命论和决定论。基于这样的原点判断，生命体这种结构中存在的那些充满悖论和非理性的属性是一种天然的缺陷。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先贤们，都热衷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生命体是有序却不稳定的存在，一切相互矛盾的人性皆源于生命体的结构属性。任何被广泛遵奉的真理都是生命体在当下周期应对存续的有效策略——时过境迁，无法永恒。

### 隐蔽的门槛

教育的核心是训练符合原点共识的承载者，这些承载者是构建起秩序的节点。教育决定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合格，什么不合格，它的形式多种多样，不限于课堂。它不仅定义是非对错的判断标准，也定义什么是资源，还决定能否拥有利用资源的能力。那些超越时空限制的累积，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完成传承。教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一种长周期和高成本的投入——这本身就是筛选的门槛，从源头上决定了利用资源的层次。

### 内在驱动力

存在和延续是生命体作为基因载体的核心诉求。生命体锻造的任何工具都只能强化或延展其自身的功能，而无法彻底解决生命体结构中存在的终极悖论。生命体的所有求存行为皆源自内在驱动力——内在的驱动力的形成由其精神结构决定：生命体的精神结构会通过内外的感知形成判断并生成生存策略作用于其生存环境。鉴于感知和抽象都存在着偏向性的筛选机制，所以，基于其上的判断具有天然自我遮蔽性。因此，生存策略的滞后性往往会不可避免的造成恶性循环。深入的理解精神结构，正是为了理解生命体求存行为背后驱动力的形成机制。见大行远，看清边界和周期；见微知著，洞察内在驱动力；避免陷入泥潭，远离漩涡与浅滩。

## C1：真正的力量

---

### 工具的力量

一个人的块头比你大，对方就比你有力。另一个人手上拿了把刀，他又会变得更有力量。如果再出现一个拿着枪的人，他的力量则会大过前者。以此类推，工具的威力在持续赋予人更强大的力量！所以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自然中速度最快的动物是秃鹰，人一旦骑上自行车，则能比秃鹰更快。人类在不断的建造更强大的工具——从石斧到量子计算机，本质上都是这种延展生命体自身属性和功能的工具，这些工具赋予人类改造自身及其生存环境的能力，与此同时，还会通过连接、冲突、同化或替代，在个体之间搭建起更大的共同体。

由个体构建而成的更大共同体，不仅拥有个体同样的生命体结构特征，而且可以作为新的生命体去搭建更复杂的结构工具。结构工具能赋予个体更强大的力量，也可能对其造成反噬——要用到结构工具的力量就必须置身其中。

搭建规模更大，密度更高，控制力更强的结构工具，置身其中的关键节点就能拥整体的强大力量：处于同一组织密度下，结构工具的规模受限于维系成本。这就如同冶金水平和锻造工艺及成本控制决定了冷兵器的性能、普及率，甚至长度。

关键节点的力量并非来源于自身，而是源于所搭建的共同体。统治者驾驭的结构工具能赋予其决定千万人生死祸福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能在荒漠中建造一座城市，也能瞬间灭绝一个族群，毁掉一个社会！

万里长城万里长，不见当年秦始皇——多少显赫一时的家族最终销声匿迹，多少辉煌的帝国最终沉寂为废墟。昔日不可一世的秦皇汉武、凯撒大帝、亚历山大，都变成了史书上的一个名字。一旦断绝了传承的载体，任何辉煌的往昔都只会剩下一堆尘封的痕迹，甚至消失的无影无踪。人类之所以在乎历史正是要通过传承去延续，试图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找出规律，去为决定未来存续的决策提供指引：一旦失去了未来，也就无需在意过往，回顾过去恰恰是为了开创未来！

结构力量具有时效性，所有工具赋予生命体的力量都只能呈一时之能。生命体的一切行动皆是为了存续，或为了存续而进行的某种交换。生命体的力量源自于结构内部，外部的一切都只是工具和资源。真正的力量，能够穿透时空的限制，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延续其存在的生生不息！

## 力量的形式

小到个人冲突，大到国家和族群之间的生存竞争，一旦无法说服，往往就只能力服。凡是能瞬间制造大量死亡的力量，人类都顶礼膜拜。人类唯一信仰的只有力量，其它附着其上的一切都只是力量所呈现出来的形式。对生命体而言，美和力量都是一种秩序：构建秩序或破坏秩序正是美和力量的呈现方式。有一个词叫“暴力美学”，为什么原始的暴力会呈现出一种美感？

## 暴力

力量最原始的形式是暴力。生命体是一种有序的结构，暴力能够打破结构内部的秩序，从而终止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所以，暴力能为生命体的生存竞争所引发的冲突做最后的仲裁。仲裁通过死亡来为冲突做出唯一的选择，所以仲裁的最初形式就是暴力对决，其它一切形式都是在模拟暴力对决。

## 购买力

随着社会协作的复杂度越来越高，生命体本身的悖论会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冲突。需要通过仲裁接近冲突的需求呈爆炸性增长。原始暴力及时供应越来越多的需求者。于是，领主们各自组织的私人武装逐渐转变为国家的公共暴力。以此来维系整体的秩序，并在秩序之内通过复杂的法律系统为冲突做出裁决。抽象和共享是资源被应用于更大范围并大幅提升并发能力的不二法门。

在农业时代，核心资源是土地，社会等级的次第分布，基于占有土地的多寡。占有土地的多少也决定了所能组织起来的暴力规模和战争潜力。在工业时代，核心资源是生产资料，社会层次的次第分布，基于占有财富的多寡——因为生产资料通过交易获得，并最终用于交易。拥有购买力的人群决定着公共暴力的使用方式。因此，购买力是对公共暴力的第一次虚拟，它把原始暴力的使用群体从拥有领地能组织起武装的贵族扩展到拥有资产的更大规模的群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购买力这种模拟的暴力来获得事务的仲裁权！

## 认知力

领主的私人武装最终变成社会统治机器的公共暴力，拥有购买力的群体通过统治机器控制公共暴力——不管是法律被执行，还是信用货币被应用，都依赖于公共暴力的压轴。公共暴力被虚拟化为购买力之后，为更大规模的群体所共享。随着资源的数字化抽象和社会协作的密度越来越高，资金既会瞬间聚集于一点，也会瞬间撤离。确立目标并调动资金的能力将优于占有资源的能力——因此，认知力，将会是继购买力之后的第二次虚拟化。后者能发挥作用依赖前者作为基础。如果说购买力是通过消费来确立护城河，那么，认知力将会通过教育来建立门槛。并呈现出强者恒强的局面！

## 真正的力量

战争作为人类验证力量、勇气和智慧的最高生存竞争形式。反复揭示这样的常识：以己方的有序，造成对方的无序，是制胜之道！有组织的力量会呈现出更大的威力，这种力量的核心是秩序，其次才是暴力。内在的秩序由高密度的连接和协同性来保障。军队一旦失去秩序，即便人数再多，装备再好，也是一群待宰的羔羊。所有的训练及其配套设施的建



设，都是为了能在极限环境下，以最低的成本维系住内在的秩序。求胜是为了求生，它是结构力量的源泉。

维持秩序并保持连接和内在约束需要消耗成本——成本是能量转化的计量方式，任何事物都需要成本，成本只会转移，不会消失。形成结构力量的要点之一，就是能不断的转嫁维系秩序的成本。当成本超过某个临界点之后，结构内部的秩序就会逐步瓦解。结构作为一种有序的能量，形态内部的相互支撑和相互制约，维系着稳定的平衡。不管是动态的平衡，还是静态的平衡。其边界都能隔绝内外，并使之作为独立个体，变得有章可循，且行为可被预期。

诚如溃堤必然造成洪峰的冲击，结构内部秩序丧失会造成其边界被突破。而它作为一种有序的能量形态，所聚集的能量也会被释放出来。结构的内部越复杂，密度越高，聚集的能量也就越多，边界被突破时释放出的力量也就越大。结构力量正是通过传导体系的集中释放来突破外部边界的束缚。要力出一孔形成合力，就必须存在传导体系。所以说，力量通过结构来聚集，也通过结构来释放。

基于这样的底层逻辑，所以坦克最终会发展成集群突击的战术。坦克相对于步兵而言，是一种密度和复杂度更高的战斗单元。无线电让每一个单元之间形成有序的整体。作为个体，通过提高机械密度增强功能及属性。同时，又通过无线电提高信息密度，将个体连接成一个有序的整体。于是节点之间形成一个传导体系，通过此传导体系可以把所有个体的力量聚集起来，并在统一的指引下集中释放！从而形成结构性的突击力量，突破战场格局所确立的边界。即便再增加飞机，导弹，舰艇等其他战斗单元，也不改变基本模型和底层逻辑。

人类的有组织力量包括三大核心元素：硬件、软件和人。硬件承载工程密度，负责暴力输出。软件承载信息密度，负责控制和反馈。人负责判断和决策是最不稳定的因素。然而，结构性力量一旦缺失指引，就会陷入内部的混乱。因此，任何打破秩序的行为都是应该为了建立新秩序，否则会陷入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恶性循环，并受其反噬。

在结构力量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恰是最核心的部分——形成结构力量的一切其他因素所能转嫁的成本都是可量化的，输出的力量也是可预期的。唯独生命体自身所能转嫁的成本和产生的输出都是不可量化也无法预期的——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一切都只具有工具性质，而不具有生命体特征。拥有生命体特征的共同体，也必须是基于拥有生命体特征的个体构建而成。只有生命体才需要面对死亡。因此，其行为会在底层被唯一的导向性所驱动。这种导向性就是会本能地去无限攫取资源并转化为自身所需的能量，以维系自身的存在和延续。

生命体的求存行为并非杂乱无章，即便看起来很随意，也是其生存策略作用于其置身的生存结构所呈现出来的表象。生命体通过对外部的感知，并通过存在偏向性的筛选形成一种

主观世界。通过对内部的感知形成抽象的自我。前者是对其生存结构的自我遮蔽性抽象，它包括自身存续所依赖的资源 and 危及存续的影响。后者则是一种功能和属性的集合。最初的最小集合来自于基因，后续会被不断的雕琢。生命体的精神结构介于二者之间负责形成判断并完成调度。借基于对自我的判断和与主观世界中资源关系的判断，形成当下的策略。再通过内在驱动力将生存策略转化为求存行为。

生命体真正的升级是精神结构的升级，对构建抽象自我的属性及功能进行扩展和增强。事实上，一切都只是工具和载体。生命体的求存实践会不断锻造更强大的工具并雕琢出更优秀的载体。真正的力量踏着基因永无止境的进化节拍，在超越时空范围和生命体周期的轨道上传承...

## C2：共识的形成

---

在《C1：真正的力量》阐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力量就蕴藏在生命体结构的基本属性之中——也就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生命力。与逞一时之强比起来，能穿透时空的限制并生生不息的接力，才是生命力的终极呈现方式。鉴于生命体的自我遮蔽性特征，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是普罗大众的人之常情。然而，真正力量的呈现却是因为相信才会看见！所有被看成奇迹的壮举，都是某种预言的自我实现。

在史前时代，人类并非最强壮的动物，与其它动物比起来，人这种生命体的精神结构的层次更高。个体之间能够同步并不存在现实中的抽象目标，而且能够以此为指引，让所有个体能够井然有序地协同一致。于是，千千万万的个体被这种抽象的指引凝聚为一个有序的共同体。随着个体的数量越多，共同体的规模、力量、智能、资源、密度和能量都会持续增加。而且能够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进行递增式的积累。所有生命体，无论其规模大小，都被“存续”这一终极目标所驱使。如何才能个体得以存续，恰是共同体中的共识所要回答的问题。

### 共识的本质

生命体的自我遮蔽和面对死亡的求存需要之间存在天然的悖论。当生命体置身于超出感知所能触及的复杂生存环境之时，瞎子摸象得出的判断反而会把自己引入绝境，这与求存的目标背道而驰。存亡绝续既是生命体最初的课题，也是永恒的课题！所有的信仰都是关于存亡绝续的指引——它为生命体的终极需求营造出某种确定性，继而摊开一张地图并提供坐标和指引。

神是人关于自身诉求的抽象，人是神的载体。没有人作为载体，神就不会被人所感知，神对人而言也就不存在。能够被人所感知的神，神的一切完全取决于人！因此，不管是天赋人权还是君权神授，上天都只是一个符号，为人提供存续的指引和是非的终极判断。

共识的本质是一种关乎存续的立场选择，立场的选择取决于自己的生存策略，而生存策略源于自我的判断。自我判断会产生失真，因此，立场的转变和人群的分化总是不可避免。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形成同样的立场？置身于相同生存结构，或对自我与外部做出同样判断的人！

人以自身作为丈量外部一切的标尺，但生命体结构的自我遮蔽性特征会让每一把丈量的尺子都各不相同。为了避免无穷无尽的冲突和混乱，需要一把统一的标尺。能让个体快速形成共识的有效办法是将其置于死亡的威胁之中。生命体的结构特征决定了生命体都需面对死亡的威胁，暴力对决以摧毁结构并终止生命体存续的方式为彼此之间的冲突做出决策——任何共同体内部最初的等级秩序皆源于暴力对决的排序：在农耕时代，土地作为核心资源，决定着财富、人口和战争潜力。因此，爵位的高低与领地的大小相匹配，其它的一切都是覆盖其上的装饰——这就是最原始暴力所确立的等级秩序。随着共同体内部各种密度的增加，模拟暴力对决的模型会越来越复杂，隐性或显性的变量也越来越多，但秩序依然是通过它来逐渐确立。

任何能够穿透个体生命周期和活动范围的递增积累，既是进化也是传承。它会得到时间的助力，并一层一层不断的累积。无论是教堂、庙宇、大学、宗祠还是仪式、经书、教师、家谱，所有这些都是某种传承的载体。那些能够穿透时空的限制，不断自我进化并被传承的东西，蕴藏着有利于存续的秘密，是生命体面对永恒课题的共识。

所有的道义之争，争论的是关于是非对错的定义权和判断权。所有的路线之争，都是权力之争，所有的权力之争，都是利益之争。所以的利益之争，都是对生命体存续所需资源的分配权之争。

## 共识的形成

所谓凝聚共识就是让个体的立场趋于一致——立场是以自身判断为依据做出的利弊选择。因此，统一的立场源于同样的判断，这种判断包括对自身的判断和对生存环境的判断。个体对自我和所处环境的判断会产生差异，立场必然各不相同，如何能让这二者趋于一致？

不管外力施加何种影响，都需要个体具备某种能够被影响并形成一致性判断的机制。生命体的精神结构负责对自我和外部做出判断，判断的依据是内部感知所形成的抽象自我，它是自我属性和状态的集合。简而言之，在对外部做出判断之前，会先以自身属性和状态为参考，并做出判断，然而以自我判断为标尺去丈量外部的一切与自我存续的关系。并根据丈量后的结果来确定立场。选择何种立场，本质上是一种生存策略。因此，越原始的社会，越是处于原始状态的人，对人或事做出是非判断的依据往往就是当事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因此，对人和事的

判断并不关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只是在表达一种自我立场。如果多数人立场一致，不同立场的人不仅会被孤立，反而会在相同立场的共识判定为错误！

共同的立场不仅仅确立了群体的共识，这种共识将被这个群体认定为有利于存续的指引。因此，这种指引将成为群体判断是非对错的终极标准，由此原点衍生出来的规则体系，不仅仅内部自治，而且为个体行为的适宜性提供判断依据，也为个体提供价值取舍的标准，同时，为个体之间的冲突提供仲裁的标准。

生活中的道德批判，或者国际纷争中关于是非对错的指责，本质上都不是在明辨是非，而是在进行力量对决。生命体通过连接形成更大的共同体，协同立场是最好的连接方式。团结朋友，孤立敌人，本质上都是在聚集力量。是非曲直的判断最后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判断一旦形成，行动就有了指引的旗帜。因为立场只关乎自身的利益，而不关乎事实本身。因此，如果旗帜所指引的行为有利可图，则会进一步强化一致性的立场。生活中一致性的道德批判能赋予参与者凸显自身力量的道德优越感，甚至能为自己的劫掠和伤害行为提供名正言顺的理由。这一点不管是日常生活的冲突，还是国际事务的纷争都一样！

某种资源被广泛应用之后，围绕它所建立的分工协作体系必将越来越庞杂，继而会衍生成一个完整的产业。这个产业的上下游必然吸纳进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如此一来，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用来挣钱的生意，而逐步成为许多人赖以生存的营生。如果这些人手上又拥有了决定社会公共政策的权力，它就不仅仅是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行业，而会成为社会权力体系中的一方势力！利益捆绑所形成的强连接，会加速形成一致性的立场。为了占据更多的资源来维系自身的存续，必然会滋生出一种共识，并在它的是非判断和行为指引下，让攫取和占据资源的行为变得合情合理。

## 共识的破碎

品牌的兴起和衰落，本质上是人群的分化。人群的分化所呈现出来的是人群诉求的汇聚和消散。如果个体的某种行为在共识所衍生出来的判断标准中是不合时宜的，必然会遭受其它个体的指责。然而，某些具有同样问题的人，则会本能的为之辩护。因为人的判断是以自己的状况为丈量外部的标尺。面对一件事或一个人，无论你是赞扬还是诅咒，都是在表达以自身为标尺进行丈量之后的立场。如果你判断自己软弱无力，需要被救助和保护，那么，你肯定会赞扬向弱小伸出援手的行为。而指责那些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努力站立起来的人。至于指责的理由可以非常主观，而且大多是道德批判：比如，指责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太冷漠，太缺乏同情心之类。由此可见，处于同样生存状况中的人立场更加的趋于一致，也更容易形成新的共识。

由这样的原理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在平等的名义下让所有个体的权重相同，那么，就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必然结果，并破坏原有共识所维系的秩序。具体的演化过程如下：首先，处于生存



竞争劣势中的个体会形成新的共识，为分庭抗礼提供是非判断的原点，继而联合更多同样立场的个体，并形成多数孤立少数的局面，然后，赋予通过劫掠他人所拥有的资源来满足自身诉求的行为以合理性，并赋予破坏秩序的行为以神圣感。当破坏秩序的成本越来越低，而维系秩序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更多的个体就会在旗帜的指引下趁火打劫，或者见风使舵。最终将原有的共识及其秩序体系彻底摧毁...

共识作为一个符号，为共同体内一切是非裁决提供终极判断。它所衍生出来的规则体系需要维系成本将它变成秩序体系并渗透到个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法庭的裁决如果不能被执行，它不仅是一纸空文，也会让人们对法律的尊重荡然无存。没有了传导体系和秩序，共识就会烟消云散...

## C3：秩序的本质

---

所有的秩序分为两种：由生命体结构构建的秩序和非生命体结构形成的秩序——前者是共识下的约束，后者是势均力敌的态势。生命体以自身为起点，也以自身为终点，人类的一切科学都是以人的视角去审视和认知被纳入其中的万事万物。简而言之，不存在真正的客观世界。不管是计算、感知或观察到的一切自然规则并非永恒的客观规律，仅是人的认知程度在这个阶段的抽象和提炼。即便存在某种秩序，只要人的认知无法触及，依然是一种混沌的存在！

### 秩序是一种共识

只要存在一个实验数据证明一个理论是错的，就能够证明基于这个理论的整个科学体系不成立，哪怕是再多的样本和数据支撑该理论，也无法肯定理论是对的。由此可见，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验证。由观念呈现出来的共识，本质上只是一致性的立场，这种一致性立场的原点，源于是否有利于自身或所属共同体的存续，或者是否有利于存续机会的交换。因此，即便是宣称掌握绝对真理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的是非判断和价值标准也不能容忍被质疑——组织通过共识以最低成本维系内部秩序、规模和组织密度。同时，也利用组织力量压制住内外势力对共识的质疑，从而形成一种能够闭环的稳定有序状态。

所有的科学体系，经验积累和规律提炼，都是人为的在不确定构建出来的稳定秩序。哪怕是基于想象的假设，只要所有成员都以此为参照系并遵守其指引，就能将万千个体无序的行为规整

到确定性的边界之内，并构建起一套有序运转的秩序体系：日常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城市中的交通规则！

所有由生命体结构构建起来的复杂事物，自我遮蔽性的结构特征一定会造成各种不可预知还相互联动的不确定。然而，无论是侧重于创造增量的经济学，还是侧重于分配存量的政治学，或者是试图构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和法律。总是希望找到确定性的东西，并以此作为构建秩序的基石——经济理论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社会理论则构建在分层跃进和周期性概念之上。

秩序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基于生命体而构建的秩序，本身并不存在。它是生命体为了自身存续，借助信息传递机制并通过共识的指引，所形成的确定性边界。那些并非基于生命体所形成的秩序则是一种势均力敌的能量分部态势。基因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有序的能量分布态势的记录。无序造成的消耗不利于生命体的终极目标，因此，虚无、混沌和死亡都处于无序状态。

一个社会进化的成果最后都是一些能够将生命体求存行为所制造的无序规整进边界之内，让生命体的求存实践变得可预知的抽象规则体系。这种规则体系越复杂，运行在规则之上的共同体内部的各种密度就越高：协作密度，机械密度，信息密度等等，都必然与之相适应。共同体内密度的高低决定利用资源和转化能量的层次。

## 法律是一种态势

法律的本质是生命体求存共识所呈现出来的规则。所有规则的确立都是为了解决基因对能量的无限需求与载体转化能量的有限能力之间的终极矛盾，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问题。如果法律体系所确立的规则与生命体求存行为所形成的现实状况不匹配。法律这种抽象规则所构建起来的制度体系就会被掀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立法院推翻一套法律条文与暴力革命推翻一套统治制度，以及市场竞争改变一套商业规则，在本质上是一回事——立法的根本是为了解决终极矛盾所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

生命体对资源的无限需要是这种结构的本能，除非遇到无法突破的边界，否则不断占有资源的求存行为永远不会停止。法律所确立的规则，正是在以某种成本为代价形成的边界。这种边界的约束力首先来自于原始暴力，其次来源于暴力的各种模拟——比如现在的购买力和未来的认知力——它们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效摊薄维持秩序的成本，以便能在低成本情况下让边界不被突破。

法律是求存共识的逻辑表达，必然存在其偏向性。暴力是生命体用来抢占更多生存资源的工具。暴力能摧毁秩序制造死亡，所以能用来确立规则，但使用原始暴力去掠夺资源并维持秩序的成本极高。两个共同体遭遇之时，为了各自的生存，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掠夺，如果掠夺的综合成本过高，则会为以交易的方式去获得赖以生存的资源，并确立规则和维系规则下的秩序。

统治的核心是秩序，秩序的核心是成本。确立与生命体求存行为所形成的生存结构相适应的规则是降低秩序的维系成本最好的方式。项羽拥有不可挑战的暴力，但他试图确立的规则与当时社会各主体的求存行为演化出来的社会结构相违背，最终只能自刎乌江。最贤明的统治者一定是最先洞察社会结构变化的立法者，他所确立的法律体系不过是把业已形成的格局完成命名。

真正的立法者研究的是生命体的求存行为所形成的结构性变化。研究以最低的成本确立或打破规则，改变约束条件的方式方法。这是领导者的基本才能，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商业开拓概莫能外。结构力量是用来改变约束条件，由内而外突破边界，打破原有结构的内生力量——无论是科技、金融、甚至是情绪等基本元素所形成的结构力量都是如此。能量转化和聚集方式的改变引发结构内部态势的改变，造成约束条件和制约边界被突破，最终会让覆盖其上的规则发生改变。法条所构建起来的规则不过是对已经发生改变的态势完成最后的确认！

统治的关键是洞察需求，凝聚共识并确立规则。规则是生存结构中相互交织的约束条件编织而成的边界。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打破规则的行为都是为了确立新的规则。无论是增加还是改变约束条件都会在生存结构内部制造出动荡或周期性的波动。

## C4：是非的源头

---

### 信仰

任何意识形态都试图对世界做出解释。这种人做出来的解释不管视野多么宏大，不管呈现出何种景象，依然是以自身为起点和终点——所有的意识形态在解释超出人及辅助工具的感知范围之外的一切之后，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关于人应该如何自处的一种指引。不论是应该主动传播上帝的福音，还是被动的佛渡有缘人，或以科学之名导出的各种主张，都是关于人的处境以及如何自处的应对策略。一直以来大家总是混淆宗教与信仰：信仰是对自身和整个世界的解释，而宗教是一种将人组织起来的工具。没有信仰的宗教会缺乏持续激发热情的源头，没有形成宗教的信仰就缺乏传承的载体！

任何信仰都会对生命体所处的生存结构做出确定性的解释并提供指引，同时，这种指引会形成一套内循环的激励机制，为求存行为赋予意义和价值，并提供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的标准。所有的信仰都试图在不确定的混沌之中为生命体的存续建立一套确定的坐标系，并让生命体拥有某种主导性的虚幻。

生命体在求存的实践中，由近至远从可以触碰和感知的细节中提炼出规律并储存在记忆中。这种记忆会不断往上一层一层的累积成规则体系。这些搭建起来的体系从无序中归整出条理，使其成为共同体成员求存实践中可兹借鉴的工具、规则和指引。

所有零散的经验被抽象为确定性的规则体系之后，会需要一个终极判断：宗教作为人的组织方式，其核心是信仰。信仰为确定性的指引体系提供一个是非判断的原点——它就像搭积木，本来是最后放上去的那个顶，却被当成了最初的第一因！信仰就如同一条蛇咬住了自己尾巴形成闭环的蛇。在这个循环之中的一切都是自治的——起点也是终点。我们可以捋一下现存于世的宗教信仰的内部结构：不管是上帝、真主、还是佛陀或者道，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原点都是不证自明的，它也是所有对错的最高仲裁，却无需自我证明，需要的是你的相信而不是验证——信仰，信仰，顾名思义就是无条件的信服和敬仰。女性比男性对信仰更虔诚，也更狂热和盲目，因为它更符合女性理解事物和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千百年来，人类总是在玩同样的把戏：翻开《独立宣言》你会发现开篇第一句就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生而自由平等，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看见没有，不证自明！我说的就是对的，不需要证明。这是整个体系的原点判断。如果你认可我这个原点，接下来的一切都可以顺藤摸瓜的推导出来。如果你不认，你就是异己分子，必须除之而后快。什么能够证明人生而自由平等？是谁在赋予每一个人这样的权利？在君权神授的体系之下，人间的秩序和权力都源于上帝的赐予，上天是一切的最高仲裁者。君主是上天在大地上的代理人。所谓革命就是革除上苍所恩赐的天命！因此，上天是一切判断的原点，决定着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其它的一切判断标准都从原点演化而来：为什么以下犯上是错的？因为它违背了上天的秩序。处于原点中的上帝是永恒的存在，全知全能，不可洞察，不可理解，不可揣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

看见没有，这个原点之所以成立，完全来自于你的信仰，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自我自明。因此，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玩的其实是同一套把戏！你选择相信君权神授，那么，你用生命捍卫的一切都是对的。如果你选择相信天赋人权，你用鲜血抗争的一切也都是对的。同样的行为在各自的体系中都对，决定一切的是你所接受的原点判断！

小到亲密关系中一方迫使另一方承认错误，大到国际地缘政治中的意识形态之争以及宗教战争，本质上都是为了强迫对方接受自己所认可的原点判断。只要对方接受了自己信仰的原点判断，后续所有的规则制订和对错判断的最终解释权都归自己所有！

真正的底层逻辑会在细微的日常生活和宏大的社会变革中同时呈现。根本无需拿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来举例，就日常生活中两性关系的现实状况就反复验证了这一点：所有的恶意指责和无理取闹都是为了确立自己是双边关系的最高仲裁者，能对所有相关事务做出是非对错的终极判断。一旦对方接受并顺从了这个原点，以后所有的抗争，作用都非常有限。这



也是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无法弯道超车的根本原因：你的一切活动都处于别人的规则之下，是非对错的判断标准在对方手中，即便你用尽全力符合了规则，对方也随时可以改变规则让你继续不达标。

君主故意小题大做刁难功高震主的臣下，并非因为某件事情而是需要获得对方彻底臣服的态度，以此来让自己感到心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女性天生是统治者的思维，而男性则天生是执行者的思维：女人关注人，男人关注事；女人争夺与自己相关的一切事务的最高是非对错的仲裁权，而男人则热衷于在具体事务上争夺规则的制订权。

对与错是关乎是非的判断，所有的仲裁都依赖是非判断。这种判断之所以能形成，源于生命体需要面对生与死的选择：在生命体的永恒命题面前，存续就是正确，淘汰则是错误。原点判断会衍生出一套价值取舍的体系，这套体系会深入渗透到个体行为的方方面面。原点判断及其价值体系是如何作用于由生命体及由的共同体呢？

## 道德

信仰是一种关于求存的共识。围绕这个原点所演化出来的是非判断和价值体系，会通过某些形式深入到人群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渗透进人的所思所想和衣食住行，继而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道德的核心是关于是非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不仅是原点的是非判断，还是在原点判断之下衍化出对日常生活中行为适宜性的判断。当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遭遇，因为缺乏一脉相承的是非判断标准，就如同猫和狗之间会天然造成误会一样，必然在任何方面都引发误解和冲突。而且，各自的体系会在内部强化这种冲突。消弭冲突需在二者之间建立秩序，首先要形成唯一的共识。对于生命体而言，最基本的共识是存续。

因此，需用暴力或模拟暴力对决来做出裁决。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冲突之后的融合就是基于这样的原理——究其根本，就是在争夺是非判断的原点。一旦确定之后，在统一原点之下，重新界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农业文明接受工业文明的原点判断之后，长期处于匮乏之中就不再是道德的高洁，而成了无能的逃避。意识形态的核心不在细节，而在原点。你接受了那个不证自明的原点，才能接受由此衍化出来的一切价值判断，比如，政治观念，是非标准，善和恶的判断，得与失的取舍... 人类亘古以来玩的把戏虽然不同时代变换着外在的形式，但核心从未改变！所有这一切都不约而同的契合生命体的底层逻辑和基本属性。

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对复杂事物深究其理，追踪溯源，寻找事物深层次的悖论。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感知细节来判断复杂事物。因此，所有共同体在形成的过程中都会通过道德向受

众传递是非对错和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道德左右着日常生活的细节并为生活中的冲突和选择提供判断依据。道德是用来对行为适应性做判断用的，首先是用来约束自己的，继而引导别人去模仿。它不仅易于操作而且能让普罗大众从中获得确定性和安全感，从而潜移默化之中驯化人群。

道德体系是一堆关于行为的适宜与否的判断标准。作为一种激励机制驱使着自己的行为，之所以能让人群借用道德判断进行相互约束，是因为最初级的道德判断是从终极共识衍生出来的。终极共识的判断标准是：有利于存续的行为是合适的，反之，则是不合时宜的。

道德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群体在其生存环境中形成的共同生存策略。这种生存策略决定了自己在求存上的立场。道德体系的形成就如同牵牛花沿着唯一的根向上慢慢爬满整面墙壁，然后像青苔一样逐渐铺满每一级石阶——无法设计，只能生长。

道德作为完整的体系，逐渐由下往上一滴一滴的搭建而成，就如同深入地下的树根，拼命的占据生活的每一个侧面、每一点空隙，既做判断又提供指引。从而让人的所思所想和一切行为都依赖它所编织的规则。与之同时，同一原点共识之下衍生出来的规则会赋予每个成员干涉其它成员行为的正当性，其名义是有利于内部秩序和共同体的存续。从而在共同体内部形成相互约束的态势！

## 宗教

人类的有效组织方式总呈现出宗教的形态。宗教本质上就是构建共同体的组织方式。如果现代人能够穿越到古代，唯一能改变社会进程的方式就是利用宗教，其它任何东西都缺乏相应的配套——人类锻造的那些威力巨大的复杂工具要能发挥其威力必须依赖配套体系和相应资源的支撑。科技树的生长无法实现瞬间飞跃，只能一层一层的向上累积——社会制度的进化和产业发展也是如此！

宗教自古以来就是组织工具。任何组织都需要存在一个能作为一切行为适宜性判断并对冲突做出最后仲裁的原点共识。它是关于自己存续的立场选择。由共识衍生出来的整个规则体系就如同发达的根系将松散的泥土紧紧的抓住，逐渐形成井然有序的组织。

宗教不管如何宣称众生平等，作为一种组织方式，等级都一直存在——即便是以虔诚程度来区分，也会呈现出层级次第分布的状况——尊贵者不但神圣，还控制资源并握有权力。退一万步说，当它需要宣扬众生平等之时，众生的不平等就已悄无声息的存在其中...

组织必须要有一个决定终极对错的原点共识，共识需要媒介来承载——不管是庙宇、经文、还是某种符号——本质上就是具有高识别度的品牌。共识越强烈，品牌号召力就越突

出；共识越强烈，能组织起的规模和密度就越大，聚集的资源也就越多——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体，所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大！

组织内部的密度进化遵循这样的递增进程：人员密度、机械密度、信息密度——后者的密度越高，对前者的依赖就越低：1000 装备冷兵器的军队和 100 装备了来复枪的军队相比，后者的输出不弱于前者，协同性会更高，整体抗崩溃能力也更强。10 个装备了战场监测和无人机支援的特种部队，也比前者更具精确杀伤力。组织度的升级需要一系列配套设施的建设，这些东西都依赖巨大的前期投入。当缺乏足够能量完成这种前期投入之时，只能增强当下层次的密度来最大限度的聚集力量。宗教作为组织工具，能最大限度的将个体连接成更大整体！

人类一直试图组织起来，以应对所处的生存环境。终极共识及其激励机制的指引可以降低内部损耗，以最低的成本建立并维系秩序并持续转嫁成本，从而有利于整体的扩展和存续。任何一种强有力的组织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宗教的内在特征：1. 存在一个有利于自身存续，且能提供确定性指引的共识。2. 存在着显性或隐性的层级分布，并形成由边缘向中心聚集的态势。3. 存在由共识衍生出来的内部激励机制，并渗透到末端且在成员之间形成相互制约。

## C5：文化的本质

---

生存环境中生命体求存实践所累积的经验，如不能在生命结束时被传承，新一代的求存探索又需要从零开始积累。这种无效的重复，既无法改造生存环境也不会促进生命体自身的进化——所能运用的经验如果永远只是“当下”的经验，无法借用原有的经验进行积累，更无法将自身探索的积累与其它生命体进行共享。如此一来，也就无需进化出高密度传递信息的功能。

一旦个体的实践经验能够被储存为某种有序状态，就会形成时间轴上具有先后顺序的记忆。这种有序的存储会为积累和进化奠定基础：首先，记忆能让个体在生存环境中的求存探索不再简单的重复，而是能通过记忆提供的指引，让新的实践在之前的经验上进行累积。如此一来，生命期更长的个体在求存实践中就会变得更有优势，并为群体生存选择提供指引。

当生命体能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通过“记忆”来累积经验，这种经验的累积会促成自身的进化：譬如，在熟悉的环境中能以更快的速度处理面临的各种生存问题，同时以经验为蓝本去提炼规律，并以此为未知的探索提供指引。另外，拥有了记忆功能的生命体能以教育和

训练的方式，将整个生命周期积攒的经验传递给下一代，甚至隔代。从而为求存经验的垒积搭建起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传承体系！这种传承让下一代的摸索能够基于前人的经验和教训，随着时间的推移，代代相传的积累会将生存环境中的一切描绘的更加丰富和立体。同时，这种积累还能提炼超透生命周期的规律，并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验证它的轨迹。

拥有了记忆功能的生命体，既能将经验的积累传承给后代，也能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提供给彼此，从而能借用对方的经验进行新的探索。如果说代际之间的积累是一条能穿透生命周期进行传承的时间轴。那么，彼此之间通过交流而完成的经验积累则能编织出一张超越个体活动范围的经验之网，从而搭建起能同时超越时空限制的体系！

这种能够传承的体系穿越个体活动范围和生命周期的时空限制，在自我修正中逐级向上垒积成更立体和有序的稳定结构。它如同一张描绘的越来越精细的地图，为处于同一生存环境中的个体提供确定的判断及求存探索的指引。同时将规律性的东西提炼出来，成为抽象体系的基石。由此构建而成的地图能为所有成员的探索和生存提供确定性坐标或预见性的判断。所谓文化，就是群体在共同的生存环境中逐渐累积出能够穿透时空限制的生存策略！

## 符号系统

为了更好的存续，需要能加快求存经验的累积，因此，生命体逐渐进化出信号传递的功能：符号系统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决定了它必须是公共事物，而不能独立存在，而且，它的表征元素必须是指向明确，简单且便于理解，还不能引发歧义。因为这种表征元素所指代的内容必须让所有接到信号的个体给出一致性的反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说“筷子”这个词的时候，所有接受信号的对象，想到的都是同一个东西。符号系统的表征元素必须指向明确，才能让接收对象的反馈和行动趋于一致。将散落的个体组织成共同体，必须存在不带歧义的确定性指引。三军之灾起于狐疑，指引一旦模糊不清，个体的反馈和行为就会陷入混乱，协作也就陷入瓦解。

孙子兵法上说：号令不闻，故设金鼓。为了准确无误的让所有成员采取一致性的行为，协同性越强的互动，信息的传递也就越趋于简单：处于高密度连接的氛围中，成员之间并不需要进化出符号系统。只有在环境变化和成员规模无法形成高密度连接的熟悉氛围，才需要为超越个体活动范围和时间跨度的经验提供一种标记，并让其它成员通过学习这种标记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之内理解并传承这些经验。因此，这种符号工具只会产生于分工协作越来越多，成员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体之间。



为了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和在差异化的群体之中准确的表达同一事物，符号必须从具象走向抽象。这个过程就是逐渐消除细微差异的过程。对于任何群体，协同性越强，融合度越高，多样性消失的就越快，其生存策略也就日益趋同。

符号系统是一个载体，生命体将自身所处的生存结构进行抽象编码，然后通过符号系统进行超越时空限制的传递，最终被其它生命体解码并还原。无论是文字、图像、音乐、舞蹈等各种形式，都是符号系统的外在呈现形式。虽然不得不通过抽象的方式去理解生命体在时空中的求存行为。但在对其生存结构进行还原之后，生命体的求存行为最终会散落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之中。衣食住行以具象的形式呈现出群体的生存策略会如何作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本身就是能够穿透时空和个体活动范围的表征符号。后人能够通过泥土中散落的生活痕迹，重建一个遥远时代的立体面貌，正得益于此。

个体会通过与生存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去感知更大时空背景下的复杂事物，并通过抽象的符号系统记录、传递、还原彼此的生存场景和探索状况。语言文字是将生命体求存实践积累的经验抽象并简化成通用的符号，通过这种简化的符号系统将复杂而立体的生存结构进行编码并传递出去。随着所处生存结构的复杂度日益提高，这套符号系统的编码方式也在逐渐进化，以便与之相适应。文化的解码并没有那么玄妙，一个人能够理解另外一个人的处境和一个族群能否理解另一个族群的所思所想，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高密度的信号传递依赖于简单而精准的符号系统，而生命体所能感知的生存结构却日益复杂。如何快速的编码并高保真的传递和无损耗的还原，成了悖论式的瓶颈。这会造成一个必然的状况：感知和理解能力更弱的对象，将无法接收和还原包含更丰富信息的内容，而是会主动选择接收并还原包含更少信息的简化内容，从而还原出简单的外部世界并从中寻找求存之策：群体的分化和个体的自我遮蔽由此开始！

## 衣食住行

跟生命体存续息息相关的是生产生活——生产是搭建结构工具利用资源并转化能量，生活则是消耗资源去保障自身的存续。生产归根结底就是：交易和建造；生活最终会落在四个字上：衣食住行。纵然是这世间最复杂的事物也是千千万万个体的基本存续需求叠加而成的问题。所有的人类活动最终都落到存亡绝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这些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上。

所谓大道至简就是能从日常生活细节中见微知著。这不仅源于绝大多数个体只能解码和还原简单信息，还因为个体对一切最初的感知以及复杂事物的最终落脚点都会在生活细节上呈现出来——它既是一切的起点，也是一切的终点！

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规则，首先还不是法律，而是道德。道德是一套日常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体系。它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的影响所有个体的判断，取舍，思维，心理和行为。世间最基本的教育就发生于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之中——正是生存环境和生活细节将是非对错的判断和价值取舍的标准潜移默化传递给了置身其中的个体。这种通过不断重复编织出来的无形之网，往往具有坚不可摧的约束力，并由内而外的裹挟着自身。因此，任何能被洞察的时代变迁往往都是从衣食住行的细微变化开始的。而社会势力的新旧交替也常常从衣食住行着手。波澜壮阔的反腐运动并非起源于朝堂的辩论，而是从与日常生活行为息息相关的八项规定开始，逐渐形成磅礴之势，最后才变成制度设计。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它遵循亘古不变的底层逻辑！

所有宏大且两难的社会课题都由个体求存诉求的叠加引出的悖论——当千万人同时需要低价且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来保障自身的健康，它就决定了一个社会关于医疗资源的分配、投资及落地方式的宏观政策。每一句政策条文的修改都牵扯千万人的利益，而且会促使不同判断的个体快速凝聚共识并形成利益共同体，然后以共同体的方式进行博弈。所有到道义之争都是权力之争，所有的权力之争都是利益之争。所有的利益之争都是对自身存续机会的争夺。任何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都源自生命体基本存续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所引发的冲突。生命体结构的原点悖论极其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活动会周期性的引发秩序的破碎和重建。每一次秩序的重建，都源于终极悖论及其衍生出来的问题得到了暂时缓解——这种缓解得益于产生新的成本转移方式：譬如，金融能将未来的资源用于满足当下的需求。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一直在孜孜不倦的追求各种能够穿透时空范围的限制去转移成本的方式。

凡是有利于聚集资源、转嫁成本并能穿越时空限制，将识别和利用资源的经验进行垒积并传承的方式出现。生命体结构的原点悖论所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的缓解，从而让秩序得以维系：语言的诞生让人群能以协作的方式捕猎比自己强大的野兽。文字的出现让生存经验能够穿透生命周期和活动范围在更深远的时空范围和人群规模中得到传承，它不仅让后代能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探索，而且让整个群体相互交换形成更强的生存策略。这些累积为处于瞎子摸象状况中的个体提供确定性判断。从而在广袤的时空范围内将散落的个体聚集成有序的共同体，对自身和生存环境进行改造，组织起突破生存结构边界的力量：构建起更复杂的结构工具，提高利用资源的能力，从而有利于自身的进化和存续。

## 积累和传承

生存实践摸索出来的求存经验如果只能应用于“当下”，这些经验必将随着生命的消亡而消亡，从而迫使每一代都重新摸索。要跳出这种低层次重复的禁锢，必须进化出一套能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源自衣食住行这种最简单的生存行为，并从具象到抽象逐渐垒积和提炼而成。符号系统能够穿越生命体周期和活动范围的限制，让资源的利用和整个群体的求存行为基于前人的积累，并通过后人的实践进行叠加和修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从零开始的人在与一个拥有三代传承的人展开生存竞争的时候，其实前者不是在与后者竞争，而是与后者和他三代人的积累进行竞争。这就是传承的威力和积累的价值！

不管用什么作为媒介，传承是生命体将自身所处的生存结构及积累的求存经验进行编码传递并还原。《结构学概论》中阐述过生命体自我复制的方式：一种是扩展自身属性和功能；另一种就是同化其它载体并构建共同体，同化具有两种形式：纵向垒积通过繁衍的方式传递，并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接力。一脉相传的传承，需要彼此存在强关联的延续性，而血脉天然契合单向接力的传承。横向垒积则通过彼此的交换来完成。在个体间建立连接并消除彼此差异性，只有建立高密度的连接才能将个体充分的融合成整体。连接越来越密集，共同点就日益凸显，相互作用所修正的生存策略会同步到所有保持连接的个体。维护连接需要消耗成本，随着成本的逐渐增加，共同体的边界也就日益清晰。边界内的每条连接都会成为构建更大共同体的内部约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前半句是判断，后判断的揣测。得出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共同点非常多——生命体会本能的以自身为丈量一切的标尺！

凡是由生命体形成的复杂事物，不管多么让人眼花缭乱。究其根本，最外层的是技术元素，以及由此构建而成的各种工具。中间层是对边界和规则的抽象，以及由此衍生和进化出来的制度体系。最底层是文化，及这种生存策略所确立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标准渗透到方方面面所形成的体系。

人类从跨度更大的时空中提炼出规律，并赋予符号系统中的抽象概念。并以此构建起基于概念的规则和制度体系。就如同企业经营的所有成果最终会落在具有显著标识性的品牌符号上一样。生存探索的所有积累的传承，最终也会以抽象规则的形式显性的呈现出来。不仅仅技术元素在这些抽象规则的指引下组织起来构建复杂的能量转化工具。具有生命体特征的个体也在这些抽象规则体系的指引下进行有序的求存探索。规则不是长期探索发现的规律就是充分博弈后形成的边界，利用规则能够锻造更复杂的能量转化工具，规则之内的生存竞争也更有利于创造增量，从而缓解原点悖论及起衍生出来的各种冲突。

凡是不能被传承和积累，即便能逞一时之强，也只会昙花一现：银行、汇票和股份制等金融制度，让财富的聚集和配置突破时空的限制，科技的积累和传承不断改变利用和定义资源的方式，让引发冲突的症结迎刃而解。精神结构的探索和积累，能够降低维系秩序的成本，从而组织起更大的共同体。文化的本质就是生命体的生存策略：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

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等等，都是生命体进化出来的生存策略。能成为文化的生存策略是一种穿透时空限制的积累，它为传承者提供判断和指引。作为共同体的生存策略之时，内部激励机制会由内而外的引导并约束个体行为，使其有利于整体的存续！

如果生命体在生存环境中利用资源的能力不足，为了存续则会反向进化——简化自身结构持续降低对能量的消耗，以数量优势提高存续概率。上古时代，所有相互隔绝的文明都不约而同的在对繁殖的崇拜。正是这种生存策略最直观的表现。

## C6：理性的幻觉

---

### 法的本质

法律的本质是生命体求存行为所呈现出的边界和规则的逻辑表达，法律所构建起来的体系是对业已形成的生存竞争态势进行抽象、梳理和确认！法律和道德都是从终极共识的原点判断衍生出来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个体求存行为所引发的冲突提供仲裁依据的传导体系。因此，任何法律体系都必然存在偏向性和明确的导向性。

立法是通过确立边界来对生命体存续所依赖的资源进行分配。立法的第一原则是：不能制造无序的混乱，第二原则是：将维系秩序的成本降到最低。真正的立法者善于洞察生命体求存行为引发的态势变化，并专注于如何以最低的成本确立或打破规则。

生命体对资源的无限需求是一种本能，除非遇到无法突破的边界，否则不断占有资源的求存行为永远不会停止。法律所确立的规则，正是在确立这样的边界。这种边界的约束力首先来自于原始暴力，其次来自于原始暴力的各种抽象——原始暴力的各种抽象正是为了摊薄暴力维持秩序的成本，以便能在低成本情况下让边界不被突破。

如果法律体系所呈现的规则与生命体求存行为所形成的现实状况不匹配。法条所构建起来的规则体系就会被掀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立法院推翻一套法律条文与暴力革命推翻一套统治制度，以及市场竞争改变一套商业规则，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打破规则的行为最终都是为了导向新规则的确立。

法是提炼并确立规则的学问，规则是结构中相互交织的约束编织而成的边界。通过改变约束条件，改变力量聚集的方式由内而外突破边界的约束——能量转化和聚集方式的转变必然引发结构内部秩序的改变，这种结构性的失衡必然会造成边界被突破，继而覆盖其上的规则做出调整。无论是增加还是改变约束条件都会制造出失控的动荡或波动的周期。



法条所架构起来的规则是对于业已改变的态势进行显性的确认。这种显性的公示恰是为了让大众意识到边界的存在，而不必各自重复去确认。如果对组织的运行规则——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规则——都了如指掌，就能如鱼得水的利用这些规则让整个组织的资源服务于自己的目标。反之，则会步步惊心，处处掣肘，受困于无形之阵。在了如指掌之前不得不像瞎子摸象一样亲自探索，必须付出代价才能逐渐摸索清楚。所谓内耗本质上就是置身其中者需要不断消耗成本才能摸清内部运行的真正规则。

虽古今中外都求长治久安之策，但亘古以来，法依势动，制随时变，并无万古不变之法。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商业开拓，都必须能洞察生命体求存行为造成的结构变化，并研究如何以最低的成本确立规则或重塑规则，让一切在边界内按规则有序运行。

## 法的成本

法律是原点共识这颗大树衍生出来的枝叶，为终极矛盾所衍生的各种问题提供仲裁依据。仲裁是并对当前或未来的资源进行分配——这一过程包括对事实进行抽离，再依据规则对抽离的事实进行逻辑推演，并形成最终的是非判断。这个过程由仲裁者和释法者共同完成，如果只存在仲裁者，而不存在释法者，但仲裁的依据是公认的，这是专制而并非独裁。如果仲裁的依据既不是显性的，也不是公认的，还不是确定的，这才是独裁。仲裁之后需通过强制性的约束力量将惩罚作用于执行对象。缺乏执行力量的仲裁是一纸空文，毫无价值，因此，让裁决无法贯彻执行就能让法律的约束力荡然无存——这种破坏性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不断增加其执行成本来达到目的。

法律作为一套具有导向性的规则体系，在为个体确立行为规范的同时也建立起一种有章可循的秩序。越是稳定的秩序，边界也就越清晰。无论是在共同体内部还是在个体之间，行为越是能被预期就越能减少协作双方的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的存在正是为了消除不确定，并将信任链条衔接起来。如果彼此之间的协作是一种交易，则能大幅度的降低交易成本并加快交易速度。因此，市场和法制如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

统治的核心是秩序，秩序的命脉是维系成本。暴力确实能够用来确立规则，但用原始暴力去掠夺资源和维持秩序的成本极高，如果掠夺的综合成本更高，则会通过交易的方式来获得资源，并确立新的规则。确立与生命体求存行为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规则是降低秩序维系成本最好的方式。

立法是为了解决生命体对资源的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对资源进行分配不是为了解决当下迫在眉睫的存续，就是为了创造增量去保障未来的存续。所有能大量消耗能量或者能转嫁成本的底层约束都会成为关键点。立法就是对这些关键点进行调整。调整后所确立的规

则一旦与社会现实相契合，新的规则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会越来越稳固——因为依据新规则搭建起来的结构工具提升了能量综合转化能力，从而缓解由终极矛盾所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也让越来越多置身其中的个体从匮乏的生存危机中被解放出来，并加入到夯实新规则体系的正向循环的洪流之中。从而，得到时间的助力，逐渐形成磅礴之势。

持续的提高能量转换能力是缓解终极矛盾和解决其衍化出来的各种问题的有效方式。所以，立法的方向必须是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增量，提高载体转化能量的能力。当一个联盟能够形成结构力量不断创造增量的时候就会越来越稳固；反之，无论打什么旗号，奉行什么大义，都一定会被摧毁。由个体构建更大的整体是为了解决终极矛盾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因此，整体作为更大的载体必须拥有更强的能量转化能力。否则，共同体中的主导者比其它任何成员都更渴望摧毁它——曾经摧毁苏联的俄罗斯和正在摧毁全球体系的美国，以及维系欧盟存在的法兰西或德意志都是如此。

## 法的导向

唯有与生命体底层特征相契合的法则才是唯一的普世之法——基因延续最基本的形式就是通过生命体的繁衍来实现的。血脉相连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强绑定，且契合生命体的底层运行逻辑。因此，以血亲为纽带构建起更大的共同体是最古老的组织形式，成员之间的强绑定也天然就具有神圣的约束性。

法律是群体共识的逻辑表达，必然存在偏向性。越是接近原始组织方式的社会，在对事物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之时，所依据的判断标准取决于当事人与自身关系的远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立场大于是非！

### 神圣的血亲

翻遍经典，你会惊讶的发现，统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指导思想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个人的行为规范上面，不曾涉及到公共规则的深入探讨。家国一体的背后是一种血亲同盟。表层的礼制能否维持秩序，取决于血亲同盟的牢固程度：分封制与宗法制如同硬币的两面。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的亲疏远近来确立秩序，同时以血亲同盟的方式垄断国家机器。礼制的背后是等级和秩序，礼制首先适应于家，继而延续到国。家和国在宗法体系下本来就是一体的。所谓疏不间亲，本质上就是对源于血缘的远近秩序的确认。

将个体凝聚成共同体的最原始的方式就是依靠血缘，血缘连接着过去和未来，是所有成员的纽带。所有个体以家族的荣誉为荣誉，以家族的诉求为诉求，以家族的利益为利益，以家族的规范为自身的边界——这不仅仅是寻找归属感的需要，而是被底层的价值判断和激

励机制所驱使。所有的个体都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家族内部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以及彼此之间形成的相互约束驱使成员的言行举止，并决定其行为的动向和禁忌。

既然以血亲为纽带，血缘的天然神圣性赋予了同一血脉的人天然的资格。这就如同剑之双刃，集优劣于一身。在对外之时能够血浓于水，一旦内部争利，往往会兄弟反目，叔侄成仇。正因为是先天的血脉在赋予权力和尊贵，那么，拥有同样血脉的人就自然都能分享这份权力和尊贵。所以，兄弟血亲之间的提防和仇视甚至远超外人。按照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体系，每次更迭之时，都免不了骨肉相残，动荡不安。且不用说一顶皇冠高高挂，就是平常百姓家的继承问题，也会引发兄弟姐妹大打出手。这与道德与修养无关，而是一种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它从根上决定了这一特征。

春秋时期的霸主晋文公因为与兄弟争位，所以对宗室血亲特别提防。他打破当时的宗法传统，将构建统治机器的关键位置都赋予外人，他的功臣良将们确实为他的霸业贡献了才智，而他不拘一格用人才也传为佳话。然而，从此之后，宗室子弟不能任职也无法建功。宗室子弟也无法获得更多的封地。与之相反的是非宗室功臣良将们因为有机会任职和建功，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封地。数代人之后，曾为天下霸主的晋国逐渐被四大权臣所把持，权臣们的封地甚至大过国君所拥有的领地。于是，经历过一场内部厮杀之后，强大的晋国烟消云散，被韩赵魏三位权臣一分为三！

不管是通过教化、服饰、礼仪确立起来的等级和秩序，都依赖于通过血亲联盟的集团垄断整个权力传导体系。换言之，能够成为统治机器的关键部件，并垄断教育、任职和建功资格的人群都是血脉相连的共同体——就算不是血亲也必须是姻亲，不是姻亲也必须整成义子或结拜兄弟。总而言之，必须是自家人！然后公事就变成了家事，是非对错按照血缘的亲疏远近所确立的秩序来判定。这种内部结构才是宗法分封制和覆盖其上的礼制导向性的核心所在！

## 道德与法律

有一个成语叫“分庭抗礼”，抗礼这种行为的前提是分庭，庭就是庭院，也就是家族的另一种表达。每一个家族内部都会按照血缘的亲疏远近形成一套天然的尊卑秩序。在这个秩序之内，任何抵制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所以，抗礼之前必须要分离出一个全新的家族，从而在新的家族中依托血缘的亲疏远近形成一套全新的秩序。如此一来，抵制才变得合情合理。

一直以来存在一种误解，认为道德是与法律相对立的概念。其实，道德也是一种具有行为导向性和约束性的规则体系，且比法律具有更加广泛的基础。道德同样不是恒古不变的，它的内容会随着现实的生存环境的需要而改变。因此，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都存在层级。越是靠近生命体结构底层属性的部分，就越具有共通性，且不易改变。

生命体在构建成共同体时的时候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通过繁衍，第二种是通过同化。第二种依赖更复杂的前置条件，而第一种则更简单也更原始。所以，生命体最初的组织方式就是基于繁衍的血亲联盟。

不管是道德还是法律，都是原点共识衍生出来渗透到日常方方面面为冲突提供仲裁的体系。这套体系是一种具有明确导向性的激励机制，其导向性取决于生命体的求存需要。也就是说，处于不同的生成环境之中，会逐渐酝酿并进化出有利于其存续的导向性。这种导向性为置身其中的个体提供指引，也逐渐形成一种相互约束。通常将它称之为道德！

不管是善还是恶，不管是好还是坏，这种评判的标准都是模糊的，而且是根据自身与对象在泛血亲的秩序体系下的关系远近来做出的判断。每一个做出判断的个体都以自己为原点去丈量对方与自己在秩序内的距离远近。所以，得出的判断各不相同。总而言之，它是一种方向性且比较模糊的判断。因此，也就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为那些瞬息万变又似是而非的问题提供了腾挪的空间。道德的有效适应范围比较窄，最能发挥作用的半径取决于彼此之间的连接频率和密度。高密度和高频的连接才能形成相互制衡的效果，道德对人的伤害首先是撕裂，其次是孤立。没有高频率和高密度的连接，既不害怕与你决裂，也不在意被你们孤立。如此一来，约束力就微乎其微。这样的底层逻辑决定了道德的适应范围。

因为彼此是一个高密度的连接整体，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需要又相互支撑，所以，不管是妥协还是隐忍，只要有利于存续，都是契合求存策略的导向性。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东西没有办法泾渭分明。

由此就能清楚的明白：法律与道德最大的区别是适应范围。法律和文字一样，它们的诞生源于个体之间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展开了协作。长年累月在一切的家人几乎不需要交流，听脚步声就知道谁来了——这是高频率和高密度连接的结果。达到这种效果所需要消耗的能量非常高。你面对自己最亲近最在乎的人的无理取闹的时候，你能心平气和无比耐心的哄好对方的情绪。但你能随时随地对任何一个人人都这样么？肯定不行，这样你会崩溃的！随着范围的扩大，连接对象的暴增，密度就比如要下降。所以，你无法对每一个人都熟悉到对方还未开头就能猜中对方心理的需求。所以，彼此需要通过语言这种媒介，让对方准确的表达其需求，并通过沟通来确认是否存在理解偏差。这种简化的方式，能够让你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与更多的人进行相互协作。

随着所构建的共同体规模和复杂度越来越高，彼此之间的连接密度和频率更低，在起冲突的时候，对边界的界定就变得更为重要。所以，基于道德之上的法律就应运而生。道德做出的判断都是模糊和不准确的，所以无法基于其上搭建起更庞大的体系。越是习惯于做简单判断的人就越热衷于道德，反之，则更习惯于法律。法律的准确性本身就是一种简化的抽象，任何法条都不足以准确的呈现出所有细节。其核心是确定边界，故而不能容忍似是而非，宁可四舍五入。正是这种准确性的边界，可以成为搭建起更复杂体系的基础。因



此，法律往往是成体系的，试图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为更多的群体的多维度协作及求存行为所引发的冲突界定边界，并提供判断依据和取舍标准。

## 抽象与现实

生命体的求存行为必然引发冲突，每一种冲突都需要做出裁决。小时候一旦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产生冲突，会去找家长做出是非曲直的判断。如果一大家子人聚族而居住，内部的冲突则会找族长主持公道。不管是父母还是族长，要能持续的赢得信任，在做出裁决时就必须公道，而不是随心所欲。这个公道与否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群体之中有一个共识，不管它是不可名言的共识，还是显性的共识。必然是依据它来做出是非曲直的裁决，才能让当事人和旁观者都心服口服。其实，不管是父母，还是老族长，大家对仲裁者这个角色的期待都是一样的：做共识之下规则的捍卫者。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不仅需要仲裁的冲突越来越多，牵扯的对象也越来越多，是非曲直的判断也越来越复杂。而且，冲突的参与方在时空上的距离已经超出了任何族长所能管辖的范围。所以，这个仲裁权会转移到能够同时管辖冲突双方的官府。如若不能，则会一级一级上达天听——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即便如此，整个模型依然遵循的是血亲联盟的底层逻辑。不管是家长、族长、还是皇帝，这个仲裁者都是血亲联盟秩序中的中心节点。这里存在一个天然的缺陷，所有的当事人都期待做出公正的裁决，但在这个体系中判断和裁决的依据完全取决于个人。处于体系中心节点的个人的好恶决定了仲裁的结果，并不能在更大范围内让所有人都有章可循并最大限度的体现出群体的共识，更别说捍卫共识下的规则。为了在更大时空范围和由更多个体构建而成的共同体中实现这种目标。逐渐进化出把日常的冲突交给一套严密的仲裁体系，这套体系包括事无巨细的法律条文和在事实与法条之间做出判断的仲裁机制。为什么除了法条之外，还需要举证和辩护？因为法条是对现实的简化和抽象，天然存在失真和滞后的缺陷。

## 法的缺陷

人类需要组织起超越家族的更大共同体来应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无论它被称之为城邦还是被称之为国家，都是一种超越血缘联系的想象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并不像家族一样具有与生俱来的天然合理性——底层的合理性取决于是否契合生命体的存续法则，详情见

《C1：真正的力量》。总之，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人为搭建的结构工具，必须要有一个能让所有成员都接受的存在理由——不管是托命于天，还是归咎于某种抽象的公平正义或安全保障。总之，这种作为群体共识的大义需要通过强制性教育才能让每个成员接受，并以

强制性的约束来惩罚对它的质疑。由此可见，这种共识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所衍生出来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标准能否得到贯彻，取决于强制性外力的保障。然而，无论是通过教育去统一观念，还是通过惩罚质疑来维持秩序都需要成本！

社会协作得密度越高，秩序的维系成本就越高，控制力度和渗透程度就越深，个体的自主度必然被逐步挤压。基于理性搭建起来的秩序体系需要尽量消除差异性，对复杂事物进行简化和抽象，如此才可以减少传递和还原的复杂度并降低执行成本。任何一个社会的律法体系都不能完整准确的反映真实世界运行的状态，不得不通过不断的修正去适应变化。

要在更大时空范围内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并架构起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且契合有利于生命体整体存续这一导向性。就必须不断的消除个体差异并减少多样性。这一形式的优势在于形成结构力量时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损耗，其劣势是整体脆弱性会随着传导层级的增加而逐级放大！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富有竞争力的企业必然与它的上下游形成紧密的竞争协作关系，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内部的激励机制必然在资源配置的方方面面都引导着强化自身的优势。比如，内部人员的遴选和晋升偏好，资源配置的侧重点，激励机制的导向性，甚至认知的自我遮蔽性，皆向着有利于强化竞争优势——当这艘大船航行在主航道上之时，能够力出一孔，无往而不利的。一旦航道本身枯竭，则完全没有自救的时间和机会！即便发现问题也会被惯性裹挟着物理变道。诺基亚从占据全球 90% 的手机份额到彻底没落不到 4 年——整个体系都完整，只因业务被新形式替代了！

生命体这一结构本身就蕴含着充斥着悖论的基本属性。所以，任何由生命体构建而成的更大共同体同样延续着这些悖论。为了在更大时空范围内构建起更复杂的共同体，除了以原始的繁衍方式之外，会通过同化个体的方式来构建更强大的共同体。

普罗大众习惯于理解能自我代入的故事，而本能的排斥严密逻辑推演的思辨。前者传递的信息更简单，接收者的还原度更高，也更容易引发共鸣和模仿，并以此建立彼此之间的连接。高密度连接的建立和简单的重复有利于消除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并让彼此趋于一致。这是个体构建更大共同体的必然步骤。也是以最低成本达到同化和融合目的的有效方式。因此，要引发群体性的行为，必须是煽动情绪，传递简化的信息，通过示范引导受众的模仿行为，通过情感的共鸣让受众感觉到被共同体的安全和力量所包裹。

密集高频连接会促成个体之间的同化。然而，为了加速同化的力度，往往会主动对复杂事物进行删繁就简的抽象，并将简化和抽象出来的规则作为个体行为的边界，借助外部约束力强行作用于个体，以便加快个体的同化进程——所有的立法都是如此。事实上，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字同文、车同轨的同时也放弃了更多其它的可能。整个社会延续着两千多年前构建的体系在限定的轨道中前行。共同体的自我遮蔽性正是同化过程中的偏差叠加所至。虽能最大限度的聚集力量，但井然有序的背后蕴藏着整体脆弱性的风险。如在最

初的简化和抽象之时产生偏差，又借用外力强行同化，则会对整个共同体造成更加深远的扭曲并导致坍塌。以上两种致命性缺陷让生命体在构建更大共同体的组织方式上呈现双螺旋交织前行的轨迹。

生命体一旦联合成更大的共同体就必须进化出一套最大限度呈现群体意志的法律体系为个体求存行为设定边界并成为解决冲突的依据。当共同体破碎之时，法律体系也随之瓦解并回退到血亲联盟的组织方式，且依此原则为冲突做出裁决。不管这其中有多少波折和反复，法制与协作密度更高的共同体就如同硬币的两面，浑然一体。

## C7：真理的周期

---

世界是否以钟表般精密的方式存在？虽然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掷骰子”，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混沌才是常态。无论在什么维度，无论以何种形式建立和维系秩序都需消耗能量。能量的转化存在损耗，当能量不足以维持秩序之时，有序必然失控并再次陷入混沌。

人类的先贤们习惯于把世界分为本源和表象这种主客二元的形态：存在一个秩序井然的永恒主体和千千万万各不相同的幻境，这些幻境都是客体，不同的幻境对应着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不断打破幻觉去抵达那个永恒之境。沿着这一思路可以很轻易的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某种决定一切事物的真理，永恒的真理被雕刻在唯一的主体之上。

不管是以教义的方式阐述，还是以科学之名宣示，基于这样的原点判断，生命体结构中存在的那些充满悖论的属性就是一种天然的缺陷，自由意志则是非理性的源头。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先贤们，都热衷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 真相

不被洞察和理解的事物或许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但在所能理解和感知的范围内不存在：人所能感知的自然界，仅存在于被自身感知所抽离而建立起来的主观世界之中。所谓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或客观存在的真实世界，对于个体而言，不过是精神结构中相互佐证的重叠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真实世界是在个体主观世界中取的最大公约数。随着样本的增加，如不能消除样本差异将其同化，“客观事实”也会逐渐的发生改变。个体之间相同的认知或共同的想象可以创造出一个公认的“事实”：世界的本源是无序的混沌，秩序并然是

非常态的瞬间。一旦陷入无序的失控状态，精神结构通过筛选偏好形成某种相互佐证的共识性观念并营造出确定性的指引——宗教是这样，科学也是！

包括大自然在内的一切皆取决于人认知的共识：神是人的最高诉求的抽象表达。如果不能满足人的某种诉求，神就会失去它的载体。一旦缺乏载体，神也就不存在。如果能够满足人这个载体的诉求，那么神的一切不但有章可循而且完全取决于其载体。

人在观察经济系统之时，观察者置身其中。人在观察自然界时，观察者则置身事外。因此，往往会认为后一种被观察的对象是可以进行比对的客观事实。然而，所谓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无一例外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将其纳入人类社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来都不存在脱离人类的纯粹自然界。

生命体的求存实践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之中的主体不是当下的个体，而是接受前代经验熏陶的个体或群体，其求存实践不完全依靠自我的摸索，同时仰仗前人的经验；生存环境被纳入到人类社会之中，是具有生命体结构特征的共同体为了满足自身存续而不断探索的结果。简而言之，即便是“真实的世界”也不过是一种不断迭代更新的共识。

## 抽象

法律是通过对边界的界定和规则的抽象所构建起来的逻辑体系，以剔除细节的多样性来消除歧义，完成简化并进行抽象，从而显性的呈现求存行为的边界。作为一种昭示边界的形式，它只存在于超越个体之间能高密度连接的更大共同体之中。当需要搭建起协作的维度更多，密度更高，规模更大的共同体之时，就不必避免的依赖这样的抽象体系为共同体中的秩序提供指引和保障。然而，生命体的求存行为本能的需要多样性，多种形式和方向的探索更有利于生命体作为基因载体的存续价值。因此，简化的抽象所构建的规则体系并不能准确反映真实的求存行为所演化出来的态势。

将个体组织起来构建起更大的共同体，增强能量转化能力，是个体应对生死存亡和摆脱匮乏的唯一有效途径。只有创造增量才能解决生命体终极悖论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所有的简化抽象都是通过牺牲多样性来换取确定性，确定性所确立的边界和个体行为的轨迹能够减少共同体内部的消耗并最大限度的形成结构力量。从而让更多的个体获得增量溢出的红利以保障自身的存续。对任何资源的抽象都是为了能响应个体更高的并发需求，对行为规范的抽象则是为了让个体的求存行为遵循确定性的引导。这种引导恰是共同体的生存策略能够落地的基础所在！约束力的强弱决定了个体的自由度以及组织力的大小和策略作用于现实的力度。大量的事实也一再证明：无法落实的生存策略并不能有利于整体的存续。所



有制度设计和规则进化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将生存策略作用于现实，强化共同体准确获取自身求存行为的反馈能力和传导生存策略的力度。

任何由生命体构建的复杂体系，即便让人眼花缭乱，也万变不离其宗：生命体结构的属性中自带的原点悖论驱动着一切。不管是信仰的指引、艺术的启迪，还是科学的探索，都是对内在迭代抽象自我，对外重构生存环境，并以此形成有利于存续的策略。策略会衍生出规则，个体的求存实践借助于各种各样的工具并被规则所约束。

## 策略

一个社会不管怎么复杂，最外层的是技术元素，以及由此构建而成的各种工具。中间层是对边界和规则的抽象，以及由此衍生和进化出来的制度。最底层是文化，及这种生存策略所确定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标准且渗透到个体和群体的方方面面所形成的体系。

生命体结构有序却不稳定的载体，一切相互矛盾的悖论皆源于生命体的结构属性。这种载体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存续是核心诉求和基本属性。有利于存续的策略自然会受到顶礼膜拜。凡是能够穿透个体生命周期进行迭代的抽象规则往往能得到时间的助力，并逐渐形成延绵不绝的磅礴之势。然而，不管对何种形式的共同体而言，永恒的生存策略并不存在。

《C2：共识的形成》已经阐述了共识作为生命体应对存续的共同抉择是如何凝聚而成，又如何作用于现实，继而如何烟消云散。任何被广泛遵奉的规则体系都是生命体在当下周期中的有效策略的显性表达——一时过境迁，无法永恒。

所谓的客观世界也不过是生命体求存过程中逐渐编织出来的立体图景，随着工具的增强和认知的深入，它将不断的被重构。生命体为了解决原点悖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需要构建起更大的共同体，而在更大的共同体中维系秩序则依赖一套渗透到个体求存行为方方面面的确定性抽象规则的显性指引。构建起复杂系统的核心是：生存策略、抽象规则和应用工具。生命体的求存策略会根据生存结构的改变而调整，无论是规则还是工具都会改变生命体所处的生存结构。因此，不存在永恒的生存策略，只存在与当下生存结构最契合的生存策略。

# C8：工具的极限

---

具有生命体结构特征的个体按照一定的方式组织成更大的共同体，共同体也具有同样的生命体结构特征。这样的共同体通常被称为结构工具。锻造普通工具可以置身事外，而搭建结构工具必须置身其中。包括结构工具在内的所有的工具都是一种转化能量的载体。工具是生命体属性和功能的延展。比如说，动物具有奔跑的功能，拥有自我移动的属性，人开车也可以移动，车作为工具不仅能让人移动得更快，而且能让无法奔跑的人拥有自我移动的功能。人类不断的锻造更复杂的工具，就是在强化、扩展或增加生命体的功能和属性。

## 工具的本质

生命体所锻造的一切工具都是对自我功能的增强或延伸。不管是通过连接和同化搭建起更大规模，更高密度，控制更多资源的更大共同体，还是不断锻造更强大，更智能，更精密的工具，并将自身的功能扩展到更深远的领域，渗透到更细微的地方。这些都不足以解决生命体结构的基本属性中蕴藏的悖论。基本属性可通过其精神结构的运行机制来调节，精神结构的运行机制产生一切行为的驱动力。

**工具之间的代际差异可以决出一时的胜负，无法决出永恒的胜负。在无法灭绝的情况下，工具之间的代际落差会被时间所抹平。**任何社会都由三个层级构建而成：最表层是锻造各种工具的技术元素；中间层是构建各种制度的抽象规则；最下层是生命体的生存策略。越是处于上层的工具，就越容易被模仿。越依赖生命体自身的特征，就越无法复制。

技术元素的扩散无法阻止也不可避免：当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发生生存竞争的冲突之时，为了赢得胜利，比如会去拉拢并武装那些虽然在技术元素和规则制度上都落后于自己，但是能为冲突的天平增加砝码的第三方。世界大战本来是工业国家之间的冲突，结果却引发了殖民地的独立高潮，最终导致旧的世界秩序的崩溃。这也是为什么二战时期，拥有大量人口的中国，会被处于冲突中的英美争取为盟友的根本原因。

在秩序存在的情况下，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会垄断相关产业并对技术元素设置门槛。然而，一旦置身于生死存亡的冲突中，为了赢得竞争的胜利，不仅不会刻意限制技术元素的扩散，还会主动扶持盟友。即便是在市场竞争中，也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产业扩张和技术扩散的情况。在生存竞争中决定胜负的关键，是生命体结构基本属性中那些能穿透时空并被传承的东西，而不是任何工具！

## 增长的极限

**如果在地上画一个圆，用直线去切割。第一次只需要四条直线就能切走这个圆绝大部分的面积。第二次需要用八条线，切割到的面积不足第一次切到的  $1/4$ 。以此类推，越到后面需要用到的直线条数成倍增加，而能切到的面积则成反比减少。**

1940 年香农写出《通讯机制的数学原理》之时，互联网通讯研究中最大的那一块面积就已经被他切走了，接下来的 70 年中所有努力都是在切割他剩下的那点边角料。1776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后，经济学的那个圈的绝大部分面积都被他切走了，剩下的数百年间所有政治家的实践和经济学家研究都是在剩余的边角料中做更细微的切割！

在一个网状结构中，每增加一个节点，就会增加一倍的相互连接。这种翻倍增长连接必然产生更复杂和更智能的结构。正是这个推论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惧。然而，多出一倍连接是需要能量来维持的！这个网状结构中每增加了一个节点，就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多消耗一倍的能量才能维系其自身的存在——能量从哪里来？即便编织出更复杂的连接，没有能量的支撑，秩序又如何维持下去？

任何工具在进行能量转化的过程中都存在损耗，这种损耗就是成本。增长有其极限，其边界取决于成本。生命体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但任何时候，资源都有限，所以无法让所有生命体都无差别的存续——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局部不死，整体就会死！存续是生命体的核心，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服务于这个主题。因此，失去了大脑，四肢再健壮也已经毫无价值！没有目标也就不需要工具。

## C9：隐蔽的门槛

---

认知力是力量未来的形态，它的门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之前无论是通过血统拥有权力，还是通过继承拥有财富，这些附加优势和门槛并不需要自身的参与，而是一种坐享其成。然而，认知力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这不仅需要参与其中，还要能克服人性的弱点逆流而上——外部的资源只能用来搭台而无法替自己唱戏。这就意味着，未来能够拥有这种优势并建立门槛的“贵族”后代，本身就会是人群中的佼佼者。如果说那些毫不费力就被外力赐予门槛的继承者比较容易成为纨绔子弟，那么，拥有工具和资源，却需要经历反人性的教育锤炼才能建立门槛的幸存者，往往会成为出类拔萃的精英和由内而外都散发着力量的强者！

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是这样说的：“凭什么我祖孙三代的积累要不如你的十年寒窗”？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强调持续性积累在生存竞争中的价值。这完全符合《C5：文化的本质》中所阐述的底层逻辑。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超越个体的生命周期和活动范围，在更大的时空跨度上进行总结、积累和抽象。这种积累能够让接力者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牛顿所说的：“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恰恰从侧面验证了这种积累的巨大威力。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为人处事的时候，一出场的章法就完全不一样。越是来自底层的人就越没有章法——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积累，一切都需要靠自己一点一滴的摸索，每一次摸索都需要付出代价。如果竞争发生在与自己成长环境完全不同的场景中，不仅缺乏章法，原有环境对自己精神结构的雕塑，反而会成为轻装上阵的障碍。也就是说，会在本来就劣势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劣势！

真正将人群隔离的是各种隐性成本，而越是开放竞争，这种隐性成本的阻力就越大。通过极度的自我压制，是可以聚集起瞬间的爆发力。但是，这种爆发力要能产生突破性作用只能应用于像短跑这种目标明确，规则清晰，评判标准单一的竞争中。如果是用于一场旷日持久的足球赛，这种自伤式的瞬间爆发并不能影响结果，甚至不能决定任何东西。

## 教育的本质

教育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自古以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教育都是用来训练未来的统治者。这里的统治者从来就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某一类人！因此，教育一开始就是被垄断的。它决定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合格，什么样的人不合格！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又为什么会这样呢？读一下《C4：是非的标准》就明白了！

不管是西方教会的兴起，还是东方的科举制度的确立。统治者在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让渡受教育权的同时，也在扩大自身的规模。牧师成为西方社会基层判决是非并提供指引的传导节点。科举制度下的官吏和士子也成为了东方基层社会判断是非并提供指引的社会统治机器的传导节点。

随着印刷术和越来越先进的信息传播工具的广泛应用，表面上看起来，知识的垄断已经变得不可能。信息的传递不再沿着自上而下的单一方向，而是呈现出四面开花的状态。信息源也不再唯一，而且人群的自我遮蔽性特征会主动筛选符合自身偏好的信息，而不在乎是否客观真实。教育的核心是通过启发、引导和训练，来影响受众的思想、观念、心态和行为。然而，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需要通过媒介来传递，当媒介的传递途径多样化之后。受众就不再成为传递链条中的末端，反而会成为中心。精准且讨好式的投喂，替代了无差别的训诫式传播。前者顺应人性的自我遮蔽特征，而后者却逆人性而为。所以，前者会在形式和内容上变得更受欢迎就不可避免。



然而，真实的世界永远存在一个绕不过去的底层逻辑：生命体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必然引发生存竞争。竞争就必然会产生优劣，从而造成资源的占领比例反向分布——少数人占据多数资源，而多数人只能占有少数资源。这不是规则设计造成的，而是生命体的精神结构的层级差异造成的。即便对存量资源进行完全无差别的分配，在发现、定义和创造新资源的领域，也必然会因为个体的差异造成资源分布的差异。于是，教育开始分化成两个部分：1. 训练一致性的工具。2. 训练创造性的个体。对于前者，需要给予准确的目标指引，明确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标准，甚至行为规范和奖惩依据。这种教育的训练大于启迪，在筛选的过程中会设置一堆显性和隐性的门槛。这些门槛并非用来决定做事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而是用来决定谁有资格做事。

教育用来训练具有创造性的个体，本质上就是训练未来的统治者。他们是洞察者、仲裁者和领导者——洞察问题，做出决策，并组织实施。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资源的配置，也决定着对新资源的发现和定义。这样的教育非常小众，而且前置条件所需成本极高，且独立于产业化的大众教育之外，就如同限量版超跑不会在大街上跟公交车一较高低。

当媒介的传递途径多样化之后，垄断开始由明面的强制性转向设置门槛的隐蔽性方式。这种门槛越是在充分的自由竞争下反而越会凸显出来。它的好处就是，不仅不会让竞争失败者感到不公平和愤怒，反而能在满足大众公平竞争的虚荣心之后，让大众心悦诚服，甚至滋生出崇拜感来。因为，这种竞争的胜出，不是依靠外部的工具，而是以生命体自身的特征进行对决。在《C1：真正的力量》中有这样的表述：用自己的有序造成对方的无序，是制胜之道！所有的精准投喂都会加速形成自我遮蔽，从而编织出一个禁锢自己的牢笼，并且主动选择待在同样状况的人群之中，并以对方的反馈来相互佐证。继而营造成一个被简化，甚至扭曲的生存结构。分层隔离并非需要外力的人为限制，反而是充分的自由选择下加速形成...

## 消耗与平衡

受过真正教育的人，会时刻怀疑自己处于不真实的世界之中。许多看似自我选择的行为，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引。不知不觉就让自己深陷自我遮蔽的枷锁之中而不自知：教育的军备竞争是一种消耗，所要消耗的不是一个家庭，而是某一类群体。

奴隶主们为了取乐，把一百个角斗士放进斗兽场，并宣布最后胜出的五个人可以活下来。于是，这一百个人就会相互搏杀，直至人头落地，断臂残肢。当你忍不住为古代角斗场上的奴隶感到悲伤的时候，突然会发现——你也在角斗场上，你就是要以命相搏来求生的奴隶之一：这个公司需要招 5 个岗位，却收到了 200 份简历；某个政府单位只有两个名额，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却有 1000 人竞争上岗；一群参加海选的年轻姑娘，穿着单衣在风雪中等候了三个小

时，就为了能获得一个上台 5 分钟的机会。生活中这样的场景到处都是，竞争绝对是公平的，流程也是公开透明的，问题是，名额是谁定的，规则的解释权又在谁那里？

不管是技术元素，还是组织方式的改变，一旦在现有社会结构中产生创造增量的新方式，也必然会产生消耗这些增量的新方式。而且先产生消耗的方式，再出现创造增量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平衡并维系住秩序。如果某种方式所创造的增量将会导致对现有秩序发起挑战，即便它是积极的，也会通过制造幻觉和人为撕裂的方式制造自我消耗，直到解除对秩序冲击的压力。

真正的门槛是由消耗来确立的。在古典时代，毁灭性暴力的强弱是确立等级和边界的决定力量。而在消费时代，越花钱的事就越有门槛。比如说，拥有第三代战斗机的国家不少，但能生产第四代战斗机的国家就已经凤毛麟角。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战斗机动不动几十亿一架，而且要能生产和维护，所依赖的配套设施的成本更是天文数字。照这样的状况发展下去，以后判断一个国家的富强程度就看它有没有空军！越费钱的事就越容易成为门槛。

力量的形态在经历了暴力和购买力之后，随着资源的数字化和金融化的发展趋势，力量会以认知力的形式呈现出来。暴力、购买力、认知力，代表着不同时代的力量呈现方式，后者依赖前者作为基础。如果说代表暴力的权力过去可以通过血缘继承，代表购买力的财富现在依然可以通过血缘继承，但代表认知力的智慧却无法通过血缘来传递，外部的一切都只能搭台，唱戏还得靠自己。资源证券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守住财富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家族的繁荣依赖于自身的强大和持续编织的社会网络。然而，这种网络只能锦上添花，无法持续的雪中送炭。归根结底依然有赖于自身的出类拔萃。所以，古往今来，但凡像一颗大树一样盘根错节遮天蔽日的家族，其家学之严酷，往往异于常人。真正的门槛不在门卫高墙，而根植于后代子孙的精神结构之中——有才方能做事，做事才能建功，建功方能身居高位，身居高位才可能相互联盟...

## C10：结构学思维

---

### 综合成本

生命体的自我遮蔽性首先表现为瞎子摸象的自以为是，其次表现为共同体内部的自我禁锢。对复杂事物做出判断不能只关注单维度的某个点，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分层体系，这个互相牵扯的体系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一层一层向上垒积逐渐衍化出来的。当你试图突破边界的时候，并非是单点突破，而是要突破整个体系所形成的内在约束力！

越是重资产长周期的投资，它的稳定性就越重要——任何风险都需要更高的利润率去对冲掉。对于任何交易链条，要替代中间的环节就必须要以更低的成本和不低于与原节点的效率和功能提供相同的服务，而且要能与上下游各环节无缝对接。否则，不管烧多少钱都替代不了！

某种资源如果非常充足，并且利用成本非常低，它就一定会被广泛的应用——这种应用会形成逐级向上垒积起来的产业，并形成与之配套的整个产业链，同时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员参与其中。当围绕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变成了千万人赖以生存的营生，这就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分工中的一个行业，而会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股势力！不管这个社会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权力，它都会是一方势力！那些能够大量的创造增量或者大量的消耗存量的节点，都会成为生存结构中的关键支点！

如果某种资源相对匮乏，而且利用成本过高，从市场交易的角度，应该通过交易的方式从那些能够便宜提供这种资源的人那里获得——如果你能买来直接用，你肯定无需重新去发明轮子。如果通过组装就能挣钱，那你为什么要去自己研发生产呢？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是划算的。但是，从生命体的求存策略来看，一旦在底层被人掀翻，基于其上的一切都会瞬间消失！结构学的底层是生命体的存续之道——在更底层，凯恩斯与熊比特的经济学争论，就如同一条鱼是蒸着吃还是煮着吃一样。

## 规则体系

在生存竞争中，对资源的占有最直接的方式是暴力掠夺。当掠夺的综合性成本过高的时候，才会用交易的方式来实现对资源的占有——这个资源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包括现在的也包括未来的。总而言之，它是有利于生命体存续所需的一种能量标记。

如果某种交易能产生巨额盈利，它就会由交易结构转化成统治结构——也就是垄断。垄断才拥有定价权，继而由内而外确立规则。统治结构的核心要素是秩序，维持秩序需要成本——当成本撑不住的时候，统治会松动，继而转化成交易结构。通过充分博弈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交易要能够达成，最核心的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为了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所有综合性成本。在交易结构中，除了交易成本，另一个关键支点就是信任链条。有时为了建立这种信任链条，会主动增加中间层级——这正是中介的价值所在。中介的核心不是两边骗，而是为交易双方建立起信任链条，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自己的专业服务去减少不确定性，消除建立信任链条的障碍。中介获得的回报源于自己所提供服务对促成交易的稀缺性价值。

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从来就不是网状结构，至始至终都是层级结构！并依靠原始暴力及虚拟暴力来确立规则——比如购买力、认知力——在现实世界中，此处购买力表现为金融体系，此处认知力表现为科技和价值观。一旦进入它的国际结算的金融体系，就要忍受它的铸币权薅你的羊毛。一旦接受它的价值观和科技标准，那么你就必须要遵守它的判定——它会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合规，什么不合规！

在同一套体系中，规则的设计者同样是主导者，并且占据着关键节点。在它的航道中，你无法弯道超车，也无法永远的友好合作——因为它具有改变规则的先天性优势。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规则的设立和改变都是为了筛选。某些规则并不是做某件事必须具备的素养和能力，仅是用来筛选谁拥有做这件事的资格！即便是在全球贸易分工协作的体系之中，同样如此：一旦你利用它设定的规则玩过了头，它就会改变规则！假如 TPP 搞成了，某个成员国以后一旦玩过了头，新规则也会被主导者废掉或重新修改。

## 认知地图

不要从单点去考虑一个问题：一棵小树经年累月的长成一片盘根错节的森林，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路径依赖和内在相互制约。只有菜鸟才认为一盘棋是把棋子摆在棋盘上所呈现出来的态势。老鸟们都心知肚明：一盘棋是你一步，我一步，来来往往，相互攻防搏杀，一直演化到此时此刻所呈现出来的轨迹！

你的出生环境决定你的起点，所处的时代周期决定你的机会，性格特征、认知水平、努力程度和生存策略决定了你能在自己的生存结构中突破到什么程度。溥仪出生于皇家，却以悲剧收场，那些隐藏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他能做的选择，而时代潮流所演化出来的生存结构，如同漩涡一样将个体卷入其中！

这世间纷繁复杂的一切都是生命体的求存行为所演化出来的表象。《结构学》给予一个认知框架。见微知著、追踪溯源、融会贯通的能力，需要理论结合实践，无法托付他人。总之，绘出地图才能在荒野中找出路来。当信号出现的时候，才能意识到那是冲锋的号角，而不会把它当噪音滤掉并华丽的避开所有的机会！

## 底层逻辑的浅释

---

以下内容是对《F1：底层逻辑》及与之相关的 C 系列的扩展，是对原理的应用性阐述：



## E1: 从控制到引导!

当一种资源被广泛应用的时候，围绕这种资源的应用，会逐渐形成相关的产业并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去扩展和完善整个产业的相关配套。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以此为生计的人会因为共同的利益，逐渐形成立场一致的共同体。于是，这个共同体同样具有生命体结构特征，会主动的占据更多资源。于是，它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产业，还会是社会权力体系中的一股势力：一旦在野的势力形成，在朝就必然会出现它的代言人。

任何势力登上历史舞台之时都会有自己的诉求和主张。这种包裹着自身隐蔽诉求的主张不是以宗教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是以道德的形式呈现在众人的面前。

## 让渡权力

当今社会的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无论是在金融上，还是在舆情上，借助工具的力量能将千千万万人的力量瞬间汇聚于一点。如果是在金融市场，调动的是资金，形成的是能击穿原有态势的突击力量。继而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叠加效果，并卷入更多的参与者，调动更大量的资金。这正是当今这个时代金融能够成为一种暴力的基础。无论是技术、工具还是金钱都是附着其上的装饰，力量的源头依然是人。

法律的基础是民意，而民意却飘忽不定——不同的人群都存在各种诉求，这些诉求叠加起来就会形成一种洪流。任何有利于这股洪流的汇聚和叠加的工具、符号和手段都会成为结构中的关键支点，继而形成一方势力。无论是商业，还是在社会治理，所有的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营销和传播创新都是在锻造更强大的传导体系、连接工具、品牌载体和共识符号，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将零散的个体组织成有序的力量并持续转移维系秩序的成本。

权力的本质是让他人按自己意志行事的影响力。对信息的垄断，其实就是权力的一种外在呈现形式——开会的时候，只通知某个级别以上的人员参加，就是通过粗暴的剥夺其它人获取信息的知情权来凸显层级和门槛。

每个人都渴望对自己关注的事物拥有参与感。同时，人对信息的获取天然带有偏向性，只能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对自己理解能力之外的信息则会视而不见。所形成的生存策略也依赖于在自己所能感知的视野内对自身和外部事物所做出的判断——不管是被恐惧所驱使，还是被贪婪所蛊惑，都会试图将自己认为有利的主张作用于现实。处于相同状况中的人就更容易形成共鸣，达成共识。

任何信息的获取都有成本，没有支付成本的人不应该拥有获取的资格。因为，信息的背后是形成判断和决策并对资源进行分配。一旦不需要支付成本却拥有对资源的分配权。这种分配必然带有竭泽而渔的掠夺性质，而不能有利于创造增量。

比如说，允不允许土葬。如果让 14 亿人来决策，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肯定是允许。但没有人会关心耕地是否够，那些视野的范围完全无法看清问题全貌的人，不会关心是否存在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在他们的脑子中，土地有的是，目光所及的感受和迫在眉睫的需求才是头等大事——瞎子摸象的短视与生命体的求存之道背道而驰。

一旦拥有知情权，也就自然而然拥有了参与形成决策的权力。因此，信息的开放不仅赋予知情权，而且是将社会治理的权力下放给普罗大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一群特别热衷于鼓吹群体性智慧的知识分子。事实上，群体性迷失比群体性智慧更为突出。《结构学》中阐述过：个体在构建更大共同体时，必须消除自身的差异而强化一致性，形成有用更强的整体并用更低的成本维系内部秩序和约束力。基于这样的原理，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越简单的信息反而越容易被传播。所以，乌合之众更容易接受简单的立场判断和行为指引，天然缺乏对复杂事物的深度接受能力——因为传递的信息过于复杂，需要深度思考，反而不利于传播，而且，保留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会损害整体的稳定性和组织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递体系由单向控制转向多维连接。因此，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信息垄断的成本越来越高，效果和力度则越来越弱。从这个趋势来看，无论什么社会，都在逐渐向社会中的普罗大众让渡社会治理的权力。信息技术和传播形式的发展，让普通人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之中，并在决策中造成越来越强的影响力。

任何现身说法的故事都更容易让普罗大众自我代入，普罗大众习惯性以情绪替代思考。因此，讲故事的水平决定了千千万万人当下的立场和行为——乌合之众有自身的诉求，但表达的方式却是零散和情绪化的。鉴于这样的特征，乌合之众无法有序的组织起来形成转化成一股稳定过的博弈势力，只能成为一股破坏性的力量。

## 主动引导

当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不得不逐渐向它的普通民众让渡社会治理的权力之后。就会转向为利用幻象对乌合之众进行有目的的引导逐渐替代传统的封锁控制。表面上看起来，信息技术的进步将彼此拉到了同一个角斗场。事实上，控制依然存在只是变得更加的隐蔽——从暴力到购买力，从购买力到认知力，控制变得越来越隐蔽，也渗透的越来越深。

英国著名的政治讽刺剧《是的，首相》中有这么一段经典的台词：读泰晤士报的人是真正统治这个国家的人；读 BBC 的人认为自己统治这个国家；读太阳报的人完全不关心谁治理这个国家，他们所有的关注力都集中于啤酒、裸女和八卦。

当普罗大众能瞬间形成力量并参与公共事务，它天然就是一把好刀！苏莱曼之死让伊朗人空前的团结一致，然而这种团结没能持续三天，就被美国人公布的一个消息击得粉碎：伊朗空军误伤了民航客机，造成数以百计的人无辜丧生。不管民航客机是否被有意误导，真相都已经不重要了：普罗大众在参与公共事务之时，从来不关心真相，仅仅需要一个能凸显自身的道德力量和参与感的立场！

基于这样的工具特征，它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突破原有势均力敌的边界。因此，使用这把刀的关键集中于对主导权的争夺和关键角色的引导。面对只想发泄情绪并凸显参与感和道德力量的群体，阐述真相无疑是一种缘木求鱼的无力举措。将复杂的事物简化为道德判断和立场选择，则是不错的引导方式。而且不可违逆其隐蔽需求，并顺应主流群体的心态、视野和思维惯性，以非理性引导非理性的群体。具体来说，就是讲一个新故事，并在新故事中能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很重要也很有力量——那种自我感动的幻觉会让他们自我燃烧。

乌合之众的连接并非呈出平面的网状结构，而是存在大于其它个体影响力的关键节点。这种节点如同那些读 BBC 的人——拥有一定影响力，也热衷于凸显其自身与现实极不相称的影响力，并暗藏某种不可明言的隐蔽诉求。对这个群体的争夺决定着那把由乌合之众锻造的刀将会捅向哪里！

## E2：棋在局之外！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的核心。前四十年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农民的土地分配问题，如何让土地的效益发挥到最大，以解决新增人口的生计并实现社会经济基础结构的升级。始终是社会治理和经济政策的关键所在！

无论是让耕者有其田，还是家庭责任承包制，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社会主流人群的生计对土地这种生产资料进行分配。实质上是在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核心的社会财富。所有的社会财富分配都是为了创造增量，当某种分配形式不足以创造增量的时候，就应该被重新分配。

土地作为社会核心财富，在社会经济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必然产生溢价。因为人类的所有活动最后都会结算成土地和劳动。土地的价值取决于这片土地上所有社会协作产生的价值总

和。不管是某一块区域，还是整个社会的土地资源，必然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结构的升级而溢价，并水涨船高。

因此，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会成为这个社会接下来的核心问题。它的关键点就是如何在维持现有秩序的同时对社会核心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千百年来，土地、财政和货币三项政策只要两项出问题，必然造成天下大乱。

中国社会的底色依然是农业社会，社会的主体人群依然是农民，虽然农业所占 GDP 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恰恰凸显出关键性的矛盾：在新的经济结构中，农业的投入和产出比，以及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都越来越低。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当整个社会都只能从事农业的时候，社会资源——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在横向上是差不多的——即便存在落差也微乎其微。一旦存在巨大落差的产业崛起，人往高处走的求存本能就会自然而然的把人口从原有的主流产业中抽离出来。同时，我们在《结构学》中阐述过：结构性的升级源于密度升高——协作密度的提升遵循这样的递进规律：人数密度，机械密度，信息密度。后一种密度的提升，就会大幅度降低对前一种密度的依赖，而且整体协作密度提升。这种底层逻辑就意味着，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在经济结构中低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它等于将社会财富进行不合理的分配。农业和农民问题之所以会成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关键之点，源于它大量的消耗存量！《结构学》中曾经说过：成为结构中关键支点的两种方式分别是：1. 持续的创造增量；2. 大量的消耗存量。

当下的所有政策都是为了解决农业在经济结构中消耗存量的问题。解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解决随着社会经济结构中密度提升，而大量溢出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解决农业问题却无法靠农业，解决农民问题却无法靠农民。棋在局之外！

## E3：宗教是统治工具吗？

佛教最后发展成禅宗才真正的在中国扎下根并兴旺发达起来。禅宗的创始人是六祖慧能，他有首著名的诗：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落尘埃。

看起来似乎高深莫测，而且充满了哲理。但六祖慧能不识字：文盲加玄学，这就是禅宗的源点！小乘佛教，简直等同于古希腊的科学和思辨，那是极少数人的宗教。所以它的创立者必须是王子——只有王子才见大行远：见过世界一切的繁华，享受世间一切的荣耀，一切都厌倦了，才戒荤吃素，大彻大悟。曾经有部叫《色戒》的电影，男主角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修行者，他在破了色戒之后为自己辩护：佛祖是 29 岁才出家的，佛祖的出身是王



子，人间的一切美好事物都经历过且厌倦了。而自己是从小就出家，啥都没经历过，怎能憋得住。他讲的确实符合现实，也很有道理！

小乘佛教只能渡己——通过认知，思辨，修行，探索，让自己觉悟，让自己活得自在。佛家说的苦，其实就是人深陷各种结构之中被内在制约力裹挟的无力感；佛家说的悟，其实就是懂得如何打破各种裹挟获得自主和从容和自主。

这玩意儿门槛太高，是精英小众群体的玩意儿，没法发扬光大。所以后来进化出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门槛就降的很低很低了：你只要不杀生，克制欲望，心地善良，帮助别人，就能获得解脱。

即便如此，传到中国来以后还是很难被广泛接受。因为需要自律的规矩太多，中国人受不了。最后演化成禅宗，才真正的发扬光大。禅宗兴起于岭南，最早就是在广东韶关北部。这种地方在古代是鸟不拉屎的蛮夷之地。可见受众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层次。要想让这些人无障碍接受，就必须降级到这些人的层次并契合他们的需求。六祖慧能不识字，他是纯文盲。所以，他理解同为文盲的群体怎么理解世间的一切，也理解他们的诉求。所以，他宣扬：顿悟！

所谓顿悟，就是你不需要探索和修行的过程，也不需要克制自己。一个机缘巧合，瞬间就升华了！你听听：酒肉穿墙过，佛祖心中留！捏花一笑，以心传心；世间万物，皆为禅境；它不仅仅契合了社会底层渴望瞬间屌丝逆袭的心理诉求，还为这种白日梦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烈火燎原生生不息。宗教不是谁人为设计出来，用来统治人群的工具。恰恰相反，宗教要想落地生根，必须要契合社会基层原有的结构，表达原有存在的诉求，覆盖社会原有的结构！

## 伊斯兰兴起

先知穆罕默德 40 岁之前一直跟随商队延着阿拉伯半岛东海岸的汉志商路奔波，那条商路是当时亚欧商贸的必经之路。后来被确立为圣城的麦加和麦地那都位于这条商道之上。经过充分与社会各阶层接触，他清晰的认知到了阿拉伯社会的底层结构及民众的诉求。

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社会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村镇级的松散部落散落的到处都是。这样的社会基础，决定了能把人群凝聚起来的必须是一种门槛很低的共识：所有人只以信仰区分，不以财富、民族、地域、和语言区分。非信仰者不受任何保护，可以肆意对待。任何信仰者都有义务将敌对区域变成伊斯兰区域——为主道而牺牲者，可以在天国中享受永恒的幸福、安详和荣耀。这些都特别契合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和底层屌丝的诉求。而且门槛特别的低：只需要跪在那里念一遍：“万物非主，唯有真

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就可以算是穆斯林了！日常行为规范也极度简化，一天拜五次，重复这一句。所有穆斯林生的后代自动是穆斯林，所有与穆斯林结婚的人，自动成为穆斯林。任何人都可以信仰伊斯兰，但叛教者必须处死，只进不出！敌对地区的人如果选择投降并改信伊斯兰，就能避免被劫掠，否则就会被肆意对待，毫无保障！

伊斯兰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时候那简直是烈火燎原啊。因为门槛低，效果明显，利益实实在在，又只进不出，所以像旋风一样不断把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社会底层屌丝裹进来。屌丝唯一能舍弃的就是自己的命，所以悍不畏死，战斗力极强。穆斯林从阿富汗进攻印度的时候，率先转投伊斯兰的都是底层人群，婆罗门刹帝利这种贵族阶层反而能坚持原有的信仰。

## 扶持黄教

有些历史学者认为满清统治者通过在蒙古高原推行喇嘛教，让整个蒙古部落逐渐消沉，从而将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驯服，不再成为中原王朝的威胁。认为清朝统治者是通过宗教这种统治工具，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了对蒙古高原的有效统治。

扒开覆盖其上的喇嘛教，我们看到的是人口锐减，能征善战的群体的自我打散和禁锢。旧西藏的喇嘛庙不仅仅是宗教场所，还是政治权力中心和经济中心。因为土地是属于寺庙的，社会统治权也属于寺庙！那个社会就是以寺庙为中心建立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庙里的喇嘛们其实是那个时代有文化的精英群体，掌管着财政权，行政权和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所以，普通人家庭都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庙里去当喇嘛，如同今天无数人头破血流像挤进公务员体系一样！

清朝统治者故意把大量的土地赠送给寺庙，并赐予僧侣特权，人为的搭建一个层级分明的统治结构。《C1：他们到底怕什么》里已经讲过：在统治结构中，为了强化成员对组织本身的忠诚，并造成自下而上的挤压力，利益是与层级深度捆绑的，获得位置就获得与之相关的所有利益和特权。换言之，将特权和利益赋予某个位置，就能抬高这个位置在统治结构中的层级，并让大众对这个位置趋之若鹜。一旦焚香诵经所能获得的好处比纵马劫掠还要实惠，草原上彪悍的青年们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从此，蒙古高原上的牧民家庭越来越热衷将自己家的男孩送入庙里当喇嘛，而喇嘛是不能有后代的...

## 教皇失势

在欧洲的中世纪。国王之所以要臣服于教皇，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占据大量领地的教士领主逐渐成了多数，而土地是古典时代财富和权力的基础。这种恶果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刚开始，国王与各领主之间博弈。国王把土地赐予那些教士，试图让教士号召民众占在自己一边。结果那些教士们逐渐变成了政教合一的大领主，结果整个欧洲大陆，宗教领主占据的土地比世俗领主还多，国王就不得不变成教皇的奴仆了。工业革命让科技树和组织度升级，不再需要那么多土地照样能获得更多的财富，所以英国率先跟教廷决裂。当工业革命席卷欧洲之时，教皇的权威就已荡然无存——拿破仑加冕的时候，可以命令教皇从罗马赶过去跟他加冕。当教皇要给他戴上皇冠之时，他抢过来自己戴上——君权不再神授，而是靠自己获得！

## 崇佛与灭佛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受到皇家的特别资助，经历数百年的社会渗透，在南北朝时期渐成规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梁武帝萧衍曾经 4 次舍身出家，朝廷公卿花费 4 亿巨资才将他赎回。你或许会觉得他太虔诚了。其实不是这样：自西汉末年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让世家大族不仅仅垄断权力，更垄断土地。王莽为什么能上台，就是因为他要复古改制！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他的改制危害了所有世家大族，地方豪强的利益。东汉光武帝建立政权的时候，纠正了王莽的政策，所以获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他也投桃报李，不再试图改变这种类似于领主割据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状态，而是尽量拉拢形成联盟。后世的书呆子们都夸光武帝刘秀作为开国皇帝没有屠杀一个开国功臣。书呆子们不知道，那些功臣们本来就是割据一方的地方豪强，刘秀一个都杀不动，还不得不选任他们的女儿充当后宫的皇后和贵妃，以结成血亲同盟。

到了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更是从制度上强化了士族豪强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垄断。梁武帝作为开国皇帝，以他的威望和权力，很多事都推行不下去，因为没钱！所以，他脱下龙袍穿上袈裟，成为各种寺庙的主持，然后逼着公卿们前后掏了 4 亿巨款给寺庙把他赎回来，而寺庙的主持就是他自己！

历史上另外还有四位皇帝用暴力摧毁寺庙，没收寺庙的所有土地、财产、庄园，把佛像融化为铜钱。逼着僧侣还俗，成为农夫或者士兵，以增强生产和充实军队——这是中国佛教历史上濒临灭绝的几次劫难。其中干的最彻底，最出格的就是周世宗柴荣，因为他想统一全国，开销比较大，薅这只肥羊的羊毛他毫无心理障碍！

宗教从来都是一种社会组织工具，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宗教必然包括三部分：一个能给受众带来确定性指引并契合受众诉求偏好的信仰；一个存在显性或隐性层级的等级体系；

## E4：时代需要更多的炮灰！

每一种思潮的泛起都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什么样的受众接受什么样的观念，将人群组织起来的观念一定与受众的现实状况和自身诉求高度契合：买不起房子的人更乐意相信房价会暴跌，并自动屏蔽与之不符的信息。没上过学且困在底层的人更热衷于将生活中万分之一概率的逆袭股市无比放大。越是自身匮乏的女生更愿意相信白衣骑士和灰姑娘的故事。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需要！不管相互联动的世界表面多么的让人眼花缭乱，由生命体结构自身的悖论所衍生的各种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时空范围内都呈现出一脉相承的特征。

已在《E3：宗教是统治工具吗？》中论证了思潮与受众的关系：首先产生人群的分化，然后才有观念的流行。任何观念都需要载体，而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所相信的故事。结构学中的《C4：是非的源头》从底层逻辑阐述了为什么会滋生出新的共识成为群体用来分庭抗礼的旗帜——将个体凝聚成共同体需要一种观念性的符号，不管这种共识以什么形式呈现出来，它都这个群体的求存提供某种指引，并为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依据。观念要转化为行动力，需要一套传导机制。对于群体性的观念而言，这种传导机制就是能把个体有序组织起来的工具——统治机器的构成部件一定会与真正的统治势力相契合，即便暂时错位，时间也会完成筛选——《E5：依依东往，望的是时间》结合现实的案例论证了这一点。

人只会看到自己能够看见的部分，也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所以，人群会本能的按照自己的状况去拥抱契合自身现状和诉求的观念。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以语海。成年人最大的自律除了早睡就是克制纠正别人的冲动——这些俗语都是在强调被不同观念俘获的群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哪怕提供一千个证据，列举一万个事实，也无法说服那个与没有处于同一个是非判断的原点之下的人。那些鸿沟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我选择的结果。那些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鸿沟，恰恰是他们深信不疑的东西。人的自我遮蔽性，无论是个体还是由个体构建而成的共同体都无法完全避免。

当社会经济繁荣的时候，广泛流行的观念会更强调个体的自由，在流行服饰和美方面，也更推崇裸露的设计。反之，则会更强调责任和家庭，在流行服饰和美方面，就更推崇复古的保守设计。在中国社会，父母的年代，所有人的生活都一眼能看到头，从生到死按部就班。老实人意味着可靠和稳定的持续积累。而在当今急剧变化的时代，老实人意味着无能、懦弱、目光短浅和循规蹈矩。所以，现在的女生会说：我不需要你一无是处的温柔！

主流观念总是与其受众的现实状况息息相关。与你完全处于不同阶层的人，对你所推崇的观念是免疫的——对方非常清楚：他的世界不是按你所想象的样子运转的！你的热情、疯狂、痛心疾首和自我感动，他都无动于衷，只会礼貌的冷眼旁观。



当人类社会大规模迈入工业化之时，与工业化相关的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由这些观念驱动的救亡图存行为，最后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和战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是社会经济的延续，而社会经济则是人的求存行为的延续。技术元素带来的变化改变了人的生存环境，继而造成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和人群的分化。变化引发的动荡和失控，衍生出各种求存的主张、思潮和行为。即便是由于形成的冲突，也是为了重构与之适配的稳定社会结构并建立新的秩序。

古代的骑兵，不仅需要具备购买得起马匹的经济实力，还需要连续训练三年，才能让一个骑士在马背上精确的射中目标。正是这样的前期投入，决定了骑兵的威力和分量。然而，到了工业时代，枪械弹药能在机器上标准化批量生产，任何人经过三个月的集中训练就能投入战场。于是，战斗力的强弱开始变成谁能有效的组织起更大规模的军队。事实上，由人构成的组织，规模越大，协同越复杂，内耗也就越高。然而，军队的力量首先是秩序，其次才是火力。因此，维系规模和秩序就变成组织能力的关键。将人组织起来，并能持续转移维系秩序的成本，最有效方式就是通过观念引导个体自我驱动！因此，20 世纪最核心的主题就是意识形态对人群的争夺。

引导人心的观念，在不同的时代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比如：人不能亏待自己，现在就要享受。年轻人要对自己好一点，过精致的生活。这些观念就是在引导消费。消费则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如救亡图存和艰苦奋斗是上个时代的主题一样：爷爷那一代人的家国情怀，父亲那一代人的责任担当，都源于他们所处社会现实的状况——通过自我牺牲去结束混乱，或者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牺牲眼下的享受去打下长远的基础。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对应的社会现状所滋生出来的观念对人的引导。

从细节就能看出社会结构涌动的脉搏：不管是以古代为主题还是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都越来越细的呈现那些精致华美的细节，或者是跟注重呈现个体的细微感受。一个每一天都为琐碎的事情而烦恼的人是幸福的，因为没有大悲大喜的事情发生。当主流人群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细节的精致和日常的琐碎，就意味着大开大合的时代已经结束，整个社会结构中框架性的秩序也已经建立。剩下的只是对细节的雕琢，不好再有突破性的变化，只剩下既定秩序内的博弈——跨层级流动的出口已经落下沉重的闸门！

当社会全面进入工业化之后，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开始大力鼓吹人的解放。因为工业化的生产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机器密度的提高，必然造成供应过剩。为了维系社会生产的高速运转，这些过剩的产出需要被消耗掉！观念是用来引导行为的，什么样的人群要被引导着去解决社会问题，什么样的观念就会大行其道！

当人类进入新世纪之后，主流社会面临一个显著的问题：增长缺乏拉动力，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当自动化，信息化，金融化越来越高之后，工业大生产的成本越来越低，效率越

来越高，但决定生产的是交易——没有交易也就无法持续的生产。随着机器智能化的进一步发展，人作为劳动力的价值会越来越低，反而作为消耗者的价值越来越大！这些年冥冥之中存在一种无形的力量引导着人们不断的推高自己的负债——不仅仅是个人负债，家庭负债、企业负债和政府负债也在直线上升。

## E5：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

电视剧《军师联盟》中的点睛之笔就是这句：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一旦必然的逻辑不可逆转，只需静待时间把它变成事实——赶尽杀绝，源于对时间的恐惧；克制隐忍，则源于对时间的期盼。于是，匍匐在地上，看起来诚惶诚恐的人，却能让高高在上的人形同傀儡。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常人畏果，圣人畏因！

## 无法逆转

我一直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根本动机心存疑虑。大义的名分是一方面，但是把一切都归咎于它，就如同把抗战胜利完全归咎于正义必胜一样草率。写小说和拍电影只需要把目光聚焦在这些前台的表演者身上，继而把所有的纷争都演绎成人与人之间的志气之争。然而，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运转的：如果不能维持秩序，不能解决赖以生存的根本问题，即便赢得所有战役，最终也会败亡，这一点项羽已经验证过了。

曹操起兵依仗的是宗族势力和家乡子弟兵，继而收罗各种归降的势力。我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谁在帮曹操治国？是什么力量让一个身处四战之地的割据势力能支撑得起连连的战乱并日益坐大？曹操自身出身卑微，赖其宗族起于行伍，用人自然不拘一格。然而，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不像决机与两阵之间，争雄于一时。需要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把广袤国土上万兆黎庶的生产生活纳入秩序，并持续不断的为前线提供兵员、粮秣和钱财。谁能干这种事情？谁又会干这种事情？只有士族！

每一个士子的背后都站着一股地方势力，在那个年代只有这样的家族才能供养士子——自东汉立国以来就是地方豪强割据的局面，光武帝的开国功臣全是这样的地方实力派豪强。今天我们依然能通过客家人的大围屋群找到当年聚族而居，自成堡垒的影子。这种以宗族为纽带高度组织自成体系的封闭经济实体，几乎就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国中之国。据《三国志》里记载：周瑜起兵，找鲁肃借粮食。鲁肃豪爽的指屯相赠——汉朝三公的年俸是二千石，而一屯则是三十万石粮食，鲁肃能随便指一屯相赠，这就不仅仅是豪爽了！

汉光武帝依赖地方豪强立国，他不仅仅杀不动身为地方实力派豪强的开国功臣们，还不得不迎娶他们的女儿为贵妃和皇后，以结成血亲同盟。东汉后续的皇后贵妃也大多出自这些地方实力派功臣家族，所以，整个东汉一直是外戚、宦官和士族相互制衡支撑着皇权。

不管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权力之争多么的血雨腥风，都仅限于宫闱之间，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是得仰仗士族子弟。他们是构建国家统治机器的元器件，这些元器件拆散之后，几乎百无一用，一旦组建成国家机器，则能让广袤的国土和亿万黎庶有序的运转起来。钱粮、兵马都源源不断，形成不可抗拒的磅礴力量。

曹操除了有喜欢少妇的嗜好之外，还有诛杀名士的嗜好。凡是名望隆盛的士族代表，他都忍不住在人家的脖子上抹上一刀——在天下碎裂的诸侯纷争中，曹操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便利，但也有一个别的诸侯都没有的隐患：内乱不止！或刺杀，或叛乱，或与外敌里应外合。所有这些发端于堡垒内部的危机都源于同一批人：忠于汉室的士族。

当年袁绍为什么不去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绝对不是一个目光短浅能解释得了的——袁绍集团显然是经过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决策。一个人如果放弃一个好东西，肯定是因为心底存在更大的顾虑——袁绍集团心底的恐惧到底是什么？

儒家士子是中华文明的祭司，赋予他们社会特权的是大义的名分。他们组合起来又具备治理天下的能力。谁拥有大义的名分？天子！袁绍四世三公，所以北方士子都聚集在他这位士族代表身边。这是他的招牌，也决定了他的根基。如果他把天子弄过去了，士族必然聚集在天子周围，而不是袁绍周围。因为他们共用同样的群众基础，而天子的那杆大旗更契合士子心中的大义名分！曹操用人可以不拘一格，只要有才能可以不管出身和德行，但袁绍不行。袁绍只能用符合士族标准的人才，但这些人的内心优先认可天子，而不是袁绍！

曹操不仅仅需要借用汉室天子向诸侯发号施令，更需要依赖汉室的官僚体系治理天下。所以曹操前期对汉室是非常恭敬的，也利用汉室朝廷的名义广泛的招纳治理国家的士族。后期，他利用宗族军功势力与汉室分庭抗礼。这个后遗症也是明显的。所以曹丕在代汉之后只能借用士族的力量去平衡宗族军功集团的势力，并批准了士族代表陈群呈上的九品中正选官制——谁能通过秩序将资源组织起来持续不断的发挥威力，谁就能最终赢得未来。这种制度能够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族军功集团无以为继，士族子弟一项一项的接过他们手中的权力。因此，作为士族代表的司马家替代缺乏根基，依赖无以为继的宗族力量勉力维持的曹家就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

## 不能失衡

所有上层让人眼花缭乱的纷争都源于底层的分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人以群分。兴起于西北农村的势力并不熟谙东南的城市社会经济形态，在经济单一的苦寒之地的农村行之有效的方式，未必适应于江南富庶之地，高密度的社会经济管理方式。然而，胜利者绝对不会认为失败者有什么可取之处，否则道义便会遭到质疑。鉴于这样的大势和内外忧患的现实，50年代初，熟谙大城市管理，务实但与大势相悖的主张，以及这主张背后的势力必然首先被清理出局。

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底层逻辑，演化出不同的认知、主张和势力。但一种势力被清理之后，与之对应的势力就会获得快速的扩张，如同用药物杀死了器官中维持平衡的各种细菌，那唯一没有被杀死的细菌，将占据整个器官的养份，迅猛繁殖，直至占据整个器官！然而，当某一种细菌的繁殖占据整个器官之时，往往也是器官即将彻底坏死的危险时刻。面对死亡的威胁是生命体能快速凝聚共识的根本原因。因此，根植于封闭小农经济的势力，经过60-70年代的迅猛扩张之后，被新的共识清理出局。

这两股势力，一方侧重于效率，一方侧重于秩序，都深深的扎根于各自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土壤。80年代末，当对效率的追求威胁统治赖以生存的秩序基础的时候，激进者就被毫不犹豫的拉下了马，连同这股势力也被清理出局。

拉锯的博弈只会存在于社会升级的过程之中，如同一个稚嫩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壮实的青年所经历的那段晦暗、敏感、冲动、彷徨又充满危险的青春期。越是靠近青春期的中后期，情绪也就越不稳定，也就越危险。前几年就有势力试图借尸还魂，通过煽动在追求效率中处于下风，渴望退缩和封闭状态以求得安宁的群体来形成气候。但用力过猛，直接唤醒了上一次危及生存时的恐怖记忆，被迅速凝聚的共识扑灭了。为了抵御借尸还魂对大义侵蚀，在新的开局中，还特意往另一个方向多走了两步！

在社会经济底层逻辑没有从农业文明彻底升级到工业文明之前，整个社会都处于危险的青春期。所以会看到忽左忽右的摇摆，这是在“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才是硬道理之间”，艰难的维持平衡，以期平稳的走过青春期这个充满危险的阶段。

任何器官中都同时存在各种细菌。因为器官的复杂性，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精确的确保某种细菌对器官绝对的适应。让人谈虎色变的癌症，其实就是某种细胞繁衍过快造成的病变。根据美国一位医学博士的研究，癌症的病变其实是出于一个好的初衷：身体误判了器官处于损伤状态，并不断的繁衍某种细胞去“修补”这种“损伤”。这种错误又无节制的“修补”，造成了器官的病变和衰竭！

所有的生命体都以自己的生存为第一要务，我们在《F1：见大行远》中说过：生命本能的占有欲，源于基因对资源的无限需求。生命是一种能够从外部攫取能量维持自身存在的结构，生命是基因的载体。由生命构建而成的更大的生命体也同样具有这种特征。社会生态的复杂度不亚于任何精密的器官，各种不平衡是天然存在的。因此，社会生态中的各种生



命体为了自我的生存不断的冲突和博弈是一种必然。但有一个边界不可逾越——冲突不能危机整体的生存，否则，就必须断臂求生。总之，在社会升级的阶段，平衡不能打破，否则社会升级将胎死腹中，资源与人口的终极矛盾将裹挟着成千上万的人卷入一场又一场各种势力角逐的杀场，并沦为食物。

## 无法阻挡

国家机器是由人构建而成的，军公教是国家机器的构成零件，所以也是国家机器的铁盘，这种铁盘的忠诚是重利喂养的结果。哪个群体是统治的基础，哪个群体的子弟就会被选拔和训练成国家机器的组成零件。由这些零件组建而成的国家机器，维持着整个社会的秩序并控制和调配整个社会的资源。

农耕时代土地是一切的基础。财富的多寡，权力的大小，以及地位的等级都以土地的拥有量为评判标准。无论是举孝廉还是科举制度，都只是在某个群体中进行权力分配。无论是被推荐的子弟，还是能够参加考试的子弟，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供养得起，能够耕读传家，首先得拥有土地，而土地是古典时代的经济基础和财富载体。换言之，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拥有者，本身就是地方势力的代表，统治建立在这个群体的基础之上。

农业社会的社会财富主要是土地，社会升级为工业社会之后，科学技术赋予了社会财富全新的形态，占据生产资料和贸易市场成为拥有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和私有财产权的落实，是这个社会阶段绕不过去的必然态势。随着社会分工的密度越来越高，资本处于所有产业的上游，能够通过自身的扩张与收缩调节下游产业的资源配置。拥有、调动和配置资金会成为占有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聚集，资本会成为另外以一种“土地”，这一次的国王和贵族会更加隐蔽，他们的城堡不再由砖石建造，而是通过教育的门槛来实现隔离！

只要西方社会的资金和配置资金的能力还在加速向 1% 的人聚集，西方社会的白左之风就会越演越烈，也越来越离谱。这是一种逆流而上试图以整个系统崩溃为筹码的无力抗争。

社会的不同阶段，社会财富的主要形态各不相同，占据主要社会财富的群体就是社会统治的基石，统治机器也必然逐渐由这个群体的子弟构建而成——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即便占据主要财富的群体与构建国家机器的成员不相匹配，也只是阶段性的。就如同曹魏时代的宗族军功集团与士族集团的此消彼长——时间会让这种不匹配逐步凋零...

经过 40 年的孕育，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全面升级为工业社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既定事实。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只创造了 10% 的利润，但是解决了 90% 的社会就业，其在社会经

济中占据的比重不言而喻。虽然上世纪 98 年开始就公开吸纳企业家群体加入组织，但效果并不明显。接下来会出现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种无力的抗争。

到目前为之，构建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员，来自于上个阶段统治所依赖的基础群体的子弟。时间会让他们逐步凋零。社会升级之后，社会经济复杂度会迫使统治机器自身升级，继而对组成统治机器的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符合这种要求并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必然依赖高昂的前期教育投入——这种投入必然成为一个筛子，将占据社会财富的主流群体筛选出来，继而如同九品中正制一样，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

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

## E6：向正在坍塌的地方踹一脚！

**创造奇迹的方式就是向正在坍塌的地方踹上一脚！**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川普上台以来，美国的经济数据越来越好，他竞选时的许诺正逐个兑现：边境修墙、全民减税、限制移民、创造就业..... 不管做什么，赢得信任的第一原则就是兑现承诺！

川普出身上层社会，却选择站在愤怒的平民一边，如同当年凯撒一样——凯撒出身贵族，却选择出任只有平民才能担任的保民官，并始终站在元老院的对立面。希特勒出身平民，起家也是依靠街头的平民运动，但在关键时刻他选择了与普鲁士容克贵族们联合——在已经碎裂的结构中，最想掀桌子的群体是唯一可以借用的力量！

当大地裂开之时，任何试图通过自己的双脚把裂痕聚拢的人都是沽名钓誉的傻逼，正确的方式是立刻冲上去对着正在倒塌的地方使劲踹上一脚！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川普都有着某种直觉——能轻易察觉结构性坍塌，并坚定不移的冲上去踹一脚——引起的争议越大，撕裂的越猛，矛盾越不可调和，对立越强烈，倒塌得也就越快！

等大众目睹到倒塌现场的时候，会狂热的认定是那个冲上去踹一脚的人凭借一己之力创造了奇迹！知识分子骨子里存在一种卑贱的性格特质：一旦自己所鄙夷的人和事展现出巨大力量，跪舔的速度和狂热的劲头比其它任何群体都更加猛烈！

如果你轻易的做成了一件艰难的事情，说明你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坍塌的结构——不明真相的观众会惊恐和狂热的对你所展示出来的巨大力量顶礼膜拜。然而，面对未坍塌的结构——无论你多么的歇斯底里都无济于事！

## 内部结构的坍塌

1918 年 11 月，德国在战败之后迅速发生了革命。柏林的红色政权昙花一现，在完成把德皇威廉二世赶下台之后，就被坚定的右翼军官团和摇摆的中间群众扑灭了！随后组建的魏玛共和政府，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左翼的群体敌视它，因为它扑灭了 11 月的革命；右翼群体也敌视它，因为它认可推翻皇帝这一事实。中间人群更恨它，因为它自身不稳定，对内对外都软弱无力，让中间群体感觉毫无保障无所适从！

魏玛政府不是没有努力过，他们让右翼军官团的代表人物，战争英雄兴登堡元帅出任总统，主动放弃权力制衡的原则逐步向右转，同时争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以解决国内的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在突破凡尔赛条约的限制方面，其实魏玛政府做了很多努力——如果没有 1929 年的金融危机，魏玛政府是可以延缓内部坍塌并建立新的秩序的——这也是希特勒在 1923-1929 年之间毫无起色的原因。

1929 年的经济危机让魏玛政府的所有努力化为泡影，绝望的人群面对现实的生存困境，再也没有等待的耐心，再也没有妥协的余地，再也没有包容的理性思考——1929-1933 年，纳粹党的规模和影响力成倍的增长并非源于希特勒的才能突然之间有了飞跃，而是社会结构的坍塌加速了！

纳粹党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主张和仇恨犹太人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过。持这一主张的人，在 1923-1929 年只是一群被嘲笑和无人关注的街头混混。

人不会因为共同的朋友而亲密无间，但绝对会因为共同的敌人而步调一致——共同的敌人能够凝聚人心，如果不存在，也要被创造出来！人在陷入无能为力的绝望的时候，会特别需要能被仇恨的对象，也特别渴望结束绝望的现状，并重建秩序和保障——他们渴望抢劫别人的冲动和对权力的顺从足以让统治者自身都感到震惊！

后人把希特勒的崛起归于高超的欺骗和缜密的阴谋——真是太抬举他了！事实上，是内部社会结构的坍塌形成的民意洪流选择了他一如既往的主张——他也自始至终都未曾变更自己的主张，那些主张一开始就清晰的写在《我的奋斗》那本纲领性的自传中，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按照列出的清单——兑现而已——即便英美之间明争暗斗，英美与苏联之间貌合神离，敌人松散的联盟存在太多导致分崩离析的龌龊，希特勒都视而不见，未加利用，他固执的按照原有的纲领执行，没做任何务实的调整！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一方面通过逆工业化的方式把一个岗位拆成两三个，同时大兴土木建设公共设施，修建全国高速公路网——以此快速消除失业人群。同时，以坚定的秩序挑战者的姿态换取英国而代之以的美国资本的涌入——在短短 6 年里，他立竿见影的医治了德国社会的恐慌和焦虑，并逐条兑现承若，如同今天的川普一样！兑现承若是赢得信任的第一要务。它会让信任者坚定，让质疑者狂热，让投机者助纣为虐...

## 外部结构的坍塌

亘古以来的人类历史揭示了这样的自然法则：任何一次打破平衡的行为都是为了建立新的平衡！如有一个新的崛起者挑战原有秩序，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把它吸纳进原有的体系中，并授予恰当的地位和权力。当拿破仑被打败之后，富有远见的梅特涅力主把战败的法兰西也拉进来，并充分尊重其利益。由此建立的维也纳体系保障了欧洲 100 年的和平！

拿破仑战争看起来像君主征服战争，也确实充分利用了民族主义的力量。然而，其本质是法国社会的工业革命分化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所握有资产和社会影响力与原有的社会权力分配体系不兼容。拿破仑颁布的所有法典都是有利于这个群体的——他们才是幕后的幽灵，拿破仑不过是他们布置的舞台上的演员。100 年后，随着德意志这个欧洲大国完成统一并开启工业化，同一个幽灵再次挑战维也纳体系所确定的君主同盟原则。100 年前只有拿破仑的法国军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国民军，其它各国都是君主的私人职业武装。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各国军队都已由普通国民组成：一个群体在社会中是否拥有权力，就看它是否能够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参与程度！

一战瓦解了好几个传统的大帝国，它预示着君主同盟规则下的平衡已经彻底被撕碎。但未能顺应时代潮流建立符合新兴阶层利益的平衡体系。更加愚蠢的是——把一个已经工业化的德国排除在外，也没有把美国这个更大的工业社会考虑进去，还把革命后的苏俄从体系中剔除了——而斯大林正用极端手段让苏联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日薄西山的英国带着满身伤痛的法国无力维持任何平衡，却同时面对三个拥有更大潜力的工业社会的挑战：德意志、美利坚、苏维埃！

外部的结构本来就在坍塌，希特勒只是顺势而为。希特勒当年反复无常的态度和对国际规则的蔑视如同今天的川普。他越是如此，越能获得美国资本的青睐和苏联势力的谅解——因为那两个大玩家都是现有体系的潜在挑战者，他们需要一个二愣子冲到前面，充当打手。最后由他们来收拾残局并建立一个符合新兴阶层利益的稳定新结构。在建立联合国体系的时候，罗斯福力排众议，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和战败投降的法国都拉进了核心圈！

## 正在坍塌的结构

战后构建的结构运行了大半个世纪。无论是冷战还是边缘地带的冲突，都不曾从本质上改变底层的结构——无论是华约还是北约，都是采用了稳定的三级金字塔体系：美苏是各自的塔尖，掌握金融和尖端技术，负责制定规则，次级伙伴处于中间，参与规则并负责生产贸易。外围附庸接受援助并负责提供原材料——这是一个稳定的互补型内部循环。



在现有的结构中，资金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人却无法大规模随意迁徙，出口商品其实是转移过剩的劳动力。前三十年中国社会过剩的是底层劳动力，他们被组织起来投入工厂生产低端出口商品。后三十年中国社会过剩的是中层知识劳动力，他们被互联网组织起来，以更低的成本出口服务。低价又勤劳的人抢占原来由昂贵又懒散的人群占有的资金，并从低端逐渐向高端蔓延，慢慢实现逐级替代。

英国人第一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财富并没有被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是以金融的方式投资于美国的全国铁路网建设。当 1890 年美国的 GDP 超越英国之后，美国开始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任何技术和产业的核心壁垒，其实就是所投入的成本！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和德国合并后的重新崛起，给美国社会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冲击——无论华尔街获得多少财富，与 3 亿总人口相比，金融群体毕竟只是极少数。今天的美国比半个世纪前多了 1 亿人口，其中 4600 多万是在美国社会毫无积累的底层新移民。全球的资本流动让美国金融资本贵族群体大获其利，但这与普罗大众无关，原来由他们所占据的资金正快速的流向新的洼地。这与古罗马从共和制走向帝国时所面临的社会结构如出一辙——古拉格兄弟改革失败之后，经历过马略和苏拉的反反复复动荡，罗马人已经失去了耐心。凯撒顺势以武力征服罗马，以独裁强行推动变革——放弃几个世纪以来的城市自治联盟政策——联盟城市不需要向罗马输血，反而能得到罗马的庇护和资助

（无法持续的古罗马的朝贡体系），改为直辖的行省制度，由皇帝直接派总督治理并缴纳赋税、承担徭役。同时放弃了与蛮族的和平，发动对外征服和掠夺来补偿日益增长的罗马贫困公民，并获得他们的效忠。

自二战结束以来，全世界新增了数十亿的人口，然而科技和生产力并未突飞猛进，特别是近 30 年来，唯一有突破的仅仅是互联网信息领域，其它方面的改变并不大——这与暴增的人口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埃及人口从 3000 万增长到了 9000 万，但埃及社会并未完成工业革命，原有的农业和旅游业并不能吸纳新增的人口。换言之，仅仅埃及就有超过 6000 万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美国自己也有新增的 1 亿人口。中国社会则在这几十年中新增了 10 亿人，要不是计划生育减少了 3 亿人，社会体系要承载压力会更大！这个世界正在形成一种生存竞争关系，过剩的劳动力如果不能转移，就会持续推高维持秩序的成本，并引发内部结构的坍塌。除非生产力突然发生巨大的飞跃，否则，这个核心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

人们在讨论中东的动荡不安之时，从未考虑那个地区普遍存在过剩的劳动力无法转移的问题——那里的年轻人不断以各种身份投入战斗，对他们而言，战斗本来就是一种就业方式！在生存面前，一切道义的口号都苍白无力——当美国社会负担不起它的全球朝贡体系，并从全世界收缩之后，闪烁着普世价值的灯塔也会逐步暗淡下去...

## 全球朝贡体系的终结

朝贡体系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处于中心的强权虽然威风八面，其实靠自己输血去供养外圈的附庸和更远处的蛮夷。

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由两个相互隔绝的朝贡体系所控制，金字塔结构保障了各自内部的稳定性。虽然两个体系争斗不止，都仅限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地带，而且往往斗而不破，适可而止。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造成另外一个朝贡体系的崩溃，不但那个朝贡体系中的所有成员进入美国的朝贡体系，连俄罗斯这个原来的输血者也跑到美国的体系之中。从此，全世界都纳入美国的朝贡体系——美国的全球化其实就是美国的资金和产业向全世界转移——美国以高负债的形式向全世界输出资金、技术和产业，所有承接产业转移并获得贸易顺差的地区都在间接的向美国转移自己过剩的劳动力！

匍匐在皇帝脚下的官僚集团越来越庞大，昏聩的君主会认为自己的权威更加荣盛，清醒的君主才会意识到：这需要更加残酷的压榨才供养得起越来越多的官僚——独步天下的威权不过是一时的虚幻！

增长有其极限，一切都是取舍。在苏联土崩瓦解的那一刻，二战以来建立的全球治理结构就已经开始坍塌——因为它的基座建立在两个相互隔绝的金字塔体系之上。处于塔尖的强权向各自的体系输血并维持内部的秩序——苏联率先被自己的朝贡体系掏空，当它力不从心轰然倒塌的时候，有绣花枕头之称的里根却挡不住抢劫一把的快感，被幻觉所怂恿顺手接过整个世界...

秦王扫六合，二世而亡；古罗马的联盟城市越多，罗马公民就越贫穷！除非再一次类似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一样的底层技术革命，否则，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之下，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担负得起向全世界输血的重担——尤其在多出来那么多人口的情况下。唯一稳定的结构就是威斯伐利亚体系：各霸一块，每一块都会形成一个小型的朝贡体系，由最发达的社会充当区域体系中的输血者，同时维护秩序！

川普的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和当年苏联的全面收缩别无二致，也基于同样的原因——想必当年的各国对戈尔巴乔夫的收缩行为的批判和嘲讽也与今天对川普的嘲讽和道德批判如出一辙。

川普是被选中的，如同当年的希特勒一样，都只是前台的演员，搭建舞台的力量本来就是为了让它们摧毁正在坍塌的结构——只不过川普顺势而为，冲上去踹了一脚罢了！所有的反复无常，所有的挑起对立，所有的不负责任，都源于同一个使命：摧毁这个无法继续维系并正在坍塌的结构！

## E7：他们到底怕什么？

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张之洞要办汉阳铁厂，向西方购买炼钢炉时，对方给出建议：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但张之洞的回复确是：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有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份可耳！结果造成炉子的类型与矿石的类型不匹配，炼不出合格的钢材。李鸿章的势力趁机想参凑一本，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阻止了部下的鲁莽行为，而是把汉阳铁厂的问题故意泄露给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逊。莫里逊的批评文章果然很快被慈禧太后看到，李鸿章得意的对幕僚说：莫里逊的一篇文章胜过一百份御史的弹劾奏章。

无独有偶，在掀起一场旋风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桥段：沙瑞金拿着尚方宝剑到汉东一言九鼎，无人可以挑战。然而，一篇海外的文章指责他在全面否定改革成果。他却异常紧张，还特意下令组织力量写文章反驳。这个不经意的细节和李鸿章利用莫里逊的文章打击张之洞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便相隔一百年，依然是熟悉的味道。是什么能让所有人都畏惧三分的沙瑞金对一则海外的报道如此上心，还如临大敌不敢怠慢？

## 统治机器

权力通过组织来聚集，组织的规模越大，权力也就越大。要维系规模和秩序，就需要能控制与之匹配的资源。工业革命以前，东方的社会组织度远高于西方，所能组织起来的资源和有效控制的土地，能够轻易的碾压欧洲那些村镇级规模的领主们。一个社会也是一个具有生命体结构特征的共同体，这个结构的三个关键支点分别是：财政制度、人事制度、行政制度。处于大一统下的中央集权社会，三者分别对应的是：国企制，科举制，郡县制。农业时代，社会财富的核心是土地，因为土地产出粮食，是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以上三者构建起统治机器的骨架，覆盖其上是关于秩序的文化道统——儒家被选择作为大一统中央王朝的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强调的秩序恰好契合这个统治结构。而且，宗法礼制下的道德的羁绊能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最低的成本维系自给自足社会的运行秩序。

天子驭官，州官牧民，用的都是这种由人搭建而成的结构工具。正因为如此，一个优秀的统帅只需要十个得力的将军就可以井然有序的驱使百万之众，决胜千里。一个士兵能在他

所属的最小作战单位里寻找到归属、认可、安全，同时，也受制于它的奖罚标准、荣誉体系和行为规范的约束。人就是这样陷在一个又一个结构之中并被一道又一道无形的力量所裹挟。裹挟力越强，组织就越严密。

所有的求存行为都是为了打破内在制约力的裹挟，但是，要想调动一方势力，就必须要向那一方势力纳投名状。所以，利用结构工具与锻造一把刀不同，锻造一把刀，自己不会成为刀的一部分。但利用结构工具的组织力量的同时，也受制于它的裹挟。越是经济分工协作度不高的地方，人情网编织的就越密。身处其中的人，受制于它的惯性也就越严重。

## 寄生者

一个规模越大的组织工具，所能利用和控制的资源也就越多，否则它无法维持下去。要想利用这种工具的便利和它所控制的资源，就必须先成为它的一部分并获得支配权。因此，为了获得资源的分配权，不管是用哪种方式，首先都必须获取准入资格。其次就是拼尽全力攀爬到高位。在攀爬的过程中还必须不断的纳投名状，把自己一点点的嵌入到各种更细碎的结构之中，成为耦合得严丝合缝的齿轮，并逐渐形成盘根错节，相互牵制的格局。当你嵌入的越深，掣肘的势力就越多，可腾挪的余地就越小，独立生存能力也就越来越弱...

统治机器为了强化成员对组织本身的忠诚，会形成由下而上的挤压。利益往往与等级捆绑在一起——得到某个位置就能获得这个位置的利益和特权，一旦失去这个位置，相关的利益和捆绑在上面的一切也就同时失去...

人类通过种植稻粟，由游牧转为定居；稻粟反过来驯化了人类，将人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再具有迁徙的能力，并最终形成一种相互寄生的依存关系。

## 路线之争

所有的路线之争都是权力之争；所有的权力之争都是利益之争；所有的利益之争都是位置之争。权力由共识所赋予，共识一旦破碎权力瞬间瓦解。鉴于这样的现实，所有抢位置的斗争就会围绕共识而展开——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逐渐侵蚀了“两个凡是”作为组织共识的地位之后，原有掌权的整个班底就整体失势了——这种山崩地裂的剧变往往就发生在弹指之间。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沧桑巨变往往发端于毫不起眼的细节。因此，任何一种侵蚀组织共识的风吹草动都会让身处高位者无比警觉。俗话说，与穷者言富，与富



者言贵，与贵者言高，与高者言势——势是随时变化的，作为深嵌于统治结构之中的寄生者，大势一去，万事皆休！

统治结构天然具有层级性，上一层级对下一层级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而下一层级哪怕是用一辈子的兢兢业业来换取上级的一次收回成命都会感激涕零。在这样的结构中，向下传递的不仅仅是信息，还有惩处和奖励。这种结构中的节点会对信息进行过滤、加工和屏蔽。也正因为如此，所有节点都并不相信内部传递的信息，特别是由下一层级传递过来的信息。因此，体系外的信息往往比体系内传递的信息更能影响各个层级的节点对自己所处形势的判断。这正是李鸿章借用莫里逊的报道，而不是通过御史们的奏章来打击张之洞的缘故。同样也是沙瑞金如临大敌必须反驳海外不实之词的原因。

在金字塔结构中，每一层级的节点都压制着成千上万下一层级取而代之的强烈诉求。还要时刻应对上一层级的刁难、打压和防备。同时，要警惕被同一层级的其它成员挖坑设套。除此之外，还要想方设法向上攀爬以获取更大的资源分配权——你能从中国麻将的技艺中深切的感受到这套运行逻辑的精妙之处。任何一个社会的组织形态都深植于它的社会基础结构和文化传统之中，并能轻易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找到同样的运行轨迹...

## E8：交易的本质！

不仅是原生家庭和成长环境，生活的整个过程都会不断雕塑人的方方面面。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任何事，遇到的任何人，读过的任何书，看过的任何电影，走过的任何地方，做过的任何梦，都会逐步叠加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剧本，我们都是自己的导演，都会拿着自己的剧本去匹配外部的人和事。当外部的东西呈现出与自己的剧本一样的结果之时，人就会选择相信，否则，就会质疑。那些咨询的老板在跟你初步沟通之后，如果你说的与他自己的心里想的很契合，他就会说你专业。否则，他就觉得你一点都不专业！事实上，他们寻求咨询的帮助不是为了搞清楚自己企业的真正问题，只是为自己内心已经认定的结论找一个权威的确认。这就是人的精神结构中天然自我遮蔽性特征。

不管以什么为筹码进行交易，核心都是挖掘和满足人的需求，顺应并强化对方的自我遮蔽性。换言之，交易的核心首先是根据其特征深度融入目标人群。所谓术业有专攻，这个“专”主要体现为与目标人群的融入程度——融入度越高，在对方的认知中就更加专注、专心和专业，影响力也就更强。任何人群都有自己的特征，这种所谓的特征是由一堆细节从不同维度编织而成，所谓融入就是能多维度的深度匹配。

社群是一群人去做同一件事，社交则是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里最大的悖论在于：你拼命展示与众不同的那个群体恰恰都是和你差不多的人！社交为什么经

常会造成攀比和嫉妒呢？因为心里明明知道都差不多，却又渴望在差不多的人面前追求一骑绝尘的优越感。还暗自期待周围的反馈满足自己内心的诉求。

罗大众对人的判断停留在表面，而且笃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信条。然而，画虎画皮难画骨。骨是藏在里面的，不显山不露水，不能深入进去还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人总是努力的欺骗自己，却很难真正的欺骗别人。普

使用价值非常高的商品，交易价值就非常低，反之亦然。老洋房的使用价值不仅仅是物业的居住价值，其厚重也不仅是产权的清晰与否。每一栋老洋房都是一个载体，如同树的年轮一样承载着岁月的沉积，每一圈的沉积都与时代变迁和世事纷争中的人和事息息相关。它就如同一颗遮天蔽日的树，盘根错节本身就是门槛！

普罗大众一想到交易，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参照模型就是快消品。在这种交易模型中，人通过商品进行非常浅的连接，正因为连接非常浅，所以连接的数量就必须非常多。交易的真正媒介并非产品，而是品牌！其本质就是通过品牌对人进行归类——品牌承载着某个群体的诉求、信任和归属，是市场上最具识别度的符号。快消品交易的核心其实是锻造品牌的过程，而且品牌锻造和人群筛选的过程是重叠的！

交易价值越低的商品，对手盘也就越少，门槛自然就更高。任何交易都需要有对手盘——能做对手盘的人必须是旗鼓相当的人。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实乃人生快事——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最了解你的人往往是你的敌人：一方面，能够成为棋逢对手的另一方，本身就与你存在极高的匹配性。另一方面，对手要打败你，往往比朋友更热衷于了解你的一切，并准确预测你的行为。战国时的张仪和公孙衍彼此欣赏，两两相知，然而理念不同，张仪主张以横强之策助秦国东出；而公孙衍主张以合纵之策将秦国锁在函谷关之内。二者秉承各自的理念，以大地为棋局，列国诸侯为棋子，用尽一生去游走列国，实现各自的抱负——精彩纷呈的背后是旗鼓相当的同类人！

交易只能在有对手盘的时候才能进行，没有了对手盘也就没有了交易。交易的本质是同类人的连接，我们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是这种思维误区让我们本末倒置，而且还搞错了进入的成本和交易的对象。

## E9：教育的层次及误区！

普罗大众从小受的教育，首先被灌输的是如何把一件事做好，却从不深究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教育分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成为具有某种功能的简单工具——高级一点的叫匠人，低级一点的叫苦役。第二个层级是成为能分解任务并遵循规则做决策的组织工具。第

三个层级才是真正的教育，首先，自己判断对错，承担责任和做取舍。其次，外部的一切都只是用来解决自己问题的资源——见大行远和见微知著都是为了抓住真正的问题，搞清楚产生问题的源头及其脉络，发现隐藏的边界，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完成交换或割舍。真正的决策者承担最后的责任，所以真正的教育从责任开始，再围绕成本展开，最终落在秩序上！

## 吃苦

普罗大众受限于成长环境中有限的眼界和阅历，只能接触到大众化的工具教育。其实，不输在起跑线上是对父母说的，不是对小孩说的——父母的状况决定了起跑的初始状态。因此，任何努力，不仅让自己突破禁锢，也决定着接力者的起步状况——同时包括外部资源和内在精神结构——后者的消极影响需要用一辈子去修复。

第一个层级的教育虽然提倡勤俭却毫无成本意识——那种节俭不过是一种应对未知恐惧的本能。有时候为了面子或某种自认为的尊严，反而不惜成本，把长时间积攒的本钱一把全浪费掉！每当出现能逃离原有圈层的机会之时，却无本钱，也无积累。这种教育虽然强调吃苦，但这种吃苦是种怯弱的自我麻痹——对于长期处于匮乏中的人而言，忍受匮乏是一种让自己感到熟悉的舒适区，顺便还能收获道德优越感，所以沉迷其中自我感动而不可自拔——真正的吃苦是能逆流而上走出舒适区，忍受压力和痛苦，用尽一切力量突破内外束缚的枷锁实现自我突破。努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去产生影响力并承担更大的责任！

这个层次的教育强调：勤俭、储蓄、听话、吃苦和万事不求人。听话、吃苦和万事不求人，这三者完美的编织起圈起自己的牢笼！以便于让自己长期适应于匮乏。然而，为了捍卫想象的尊严，又会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本钱毫无意义的一把消耗掉。为了获取外部的认可则不计成本的顺从，同时，又极力避免与外部建立强关联，还试图在按部就班的简单重复中产生奇迹。

## 规则

如果彼此都置身于某种约束之中，不存在你被禁锢，别人却能横冲直撞。规则就如同一根棍子，你可以拿起来打人，别人也可以拿起来打你——绝大多数人不喜欢遵守规则，更不愿意去了解规则。既不会利用，也不想遵守。总认定规则在保护自己时会失效，而在保护别人的时候就自动带刺——这是心境，不是事实！

规则以及由规则搭建起来制度是一种比看得见的工具更强大的工具。了解规则就能够利用规则。尊重、掌握并利用规则是第二个层级的教育最显著的特征。对待规则的态度是第一个层级和第二个层级教育的分水岭。

## 交换

第一个层次的教育过于强调专业技能，认为只有专业技能才是安身立命之本。不会考虑专业技能的交易价值。与人相处只有竞争没合作——只会发挥自身的价值，不会利用别人的价值。就如同一味强调生产而忽视交易一样。然而，现实中是交易在拉动生产。殊不知，没卖出去的存货只能算成本，只有卖出去的产品才能产生利润。任何东西都有成本，成本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管理的本质是交换：我创造条件去满足你们的某个需求，然后让你们来满足我的需求。只不过，作为管理者需要将需求拆分成多份并行处理，让每个人满足一份，相互协作，最后拼接起自己完整的需求。作为管理者，需求被拆分成多份之后，能否在某个点上无缝拼接起来决定着分配任务和控制节奏的水平高低——分拆和拼接就是管理的全部！交响乐团的指挥可不是拿根小棍子在空中瞎挥舞，他必须了解每一种乐器的谱曲，并能带好节奏让所有乐手的演奏都能拼接的恰到好处！

## E10：升级所需的密度！

任何复杂的社会都由以下三个层级的东西构建而成：最上层是锻造各种工具的技术元素；中间层是编织成各种制度的抽象规则；最下层是属于共同体的生存策略。表层的技术元素越容易模仿，抄袭中间层的规则制度会存在许多隐性的制约，最终造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状况。最底层的生存策略无法抄袭，它必须基于自身特征和所处的生存结构逐渐进化而成。一个族群的生存结构不仅包括当下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限制，还包括穿透时空的传承和累积，而且，在传承和积累的过程中，每一次修正都会成为前置条件。只有天真的人才会认为抓住自己的头发就能让自己飞起来...

有一句话听起来像鸡汤，但阐述的是事实：你无法模仿别人，只能成为你自己。即便是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中国社会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到目前为止，整个社会依然是由权力所驱动。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



式之中，大一统不是一种需要，而是一种必要！中心节点控制的资源越多，控制力也就越强，内部的秩序也就更容易维系。

美国社会的权力体系是由下而上组织起来，整个社会被交易所驱动。在建立一个新社区的时候，首先建立的三个支点分别是：教堂、法庭和市场——教堂负责确立是非对错的终极标准，法庭负责对冲突做出裁决，市场负责解决一切其它问题——民兵在信仰这一共识的引领下为捍卫规则而自发组织起来。整个国家由一块块自成体系的殖民地联合而成，联邦无法干预每个州的事务。每一个州的国民警卫队由本乡本土的民兵转化而来，且归州长所统领。1807年杰弗逊总统以先见之明通过了平叛法案，在法律上确认了总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调动正规军平定叛乱。否则，内部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总统也只能干瞪眼。欧洲为什么不能统一？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就是一个更加松散的美国——而且还不存在凌驾于整个欧洲各国之上的联邦政府这样的政治实体。

## 密度才是关键

认为社会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才有利于创新，这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创新的关键在于密度——不管是科技树的升级，还是组织度的跃升，都是因为成本的持续投入让内部的各种密度增加，从而形成突变。无论是建造还是连接，都是在增加密度，同时消耗更多的能量。这个密度不仅仅包括协作密度，机械密度，信息密度，资金密度，还包括其它方方面面的沉淀和投入。周其仁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创新的密度》，对书不予置评，但书中的案例却能说明问题：古巴的医学发达，甚至通过出口医疗队挣钱，那是因为古巴社会把大量的资源和人力都持续投进这个领域，不仅仅密度很高，而且造成了过剩。以色列的创新是因为他们教育资源的密集度非常高，学术与企业协作的密度也非常高。硅谷那个地方集中了全美的智慧、资金、人才及高密度的协作于一身...

要增加结构中的密度就必须持续的投入——不仅仅是资金成本，人才培养的成本，还有所有配套的成本，以及时间成本。而且，实验室的突破，还只是第一步，要顺势完成产业化，则依赖更高密度的配套和海量的长周期投入！现实中

有些问题暂时无法解决，或者做到一半就做不下去了，是因为结构中的密度太稀薄，关键支点还撑不起整个结构的升级！

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假如某个村子祖祖辈辈都靠种田过活，农田的收入勉强维持温饱，常年没有盈余。这样的生产水平和能积累的资金量，最多进化出铁匠铺这种配套设施。如果某种工具的工艺和材料要求超出了铁匠手工能够打造的水平，这个村子即便存在过剩的劳动力，也没法把这些劳动力用于生产——他们所处的生存结构中，机械密度不够，资金密度也不够，即便劳动力密度足够了，知识技能的密度依然不够——增加以上任何一种密度都需要额外的持续投入。投入如果不能让密度达到需要的水平，这个村子就不具备能力锻造更高级的工具！而工具又决定了他们的效率。效率则决定了他们的产出。这就是结构性的困境！虽然它是一个非常小，且被极度简化过的模型，但一个社会的产业，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一个人的生存状况都是如此！《结构学》研究那些根本性的问题，阐述底层逻辑演化出来的边界，并以此作为实践的指引。

## 解决就业问题

中国目前有 6 亿人的月收入才 1000 元人民币，这个现实决定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底色和核心的问题。这个社会的许多地方的密度是如此之稀薄——空气稀薄的地方人不容易存活，社会基本结构中密度稀薄的地方，置身其中的人维系其生计也就会比较艰难。《国富论》中反复强调增加社会分工的价值，其本质也就是通过分工提高社会协作的密度，继而创造增量增加其它方面的密度。密度越高的社会自然比密度更低的社会更加的富有，置身其中的人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多生活所需的东西。所以，他在书中说：一个工业社会的乞丐比一个原始部落的酋长所能获得的物质和精神产品。

结构中的密度决定着生活在那种环境中的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看待自己和外界的心态。生命体的自我遮蔽特征既会呈现在个体身上，也会呈现在共同体中。因此，社会并非一个平面，而会呈现出一块一块的死锁区域——它们都等着外力去打破结构内部的自我遮蔽和内在制约所形成的禁锢。如果手上

只有这么一把粮，如何撒，才能引发创造增量的连锁反应，同时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恶化效果，这就是社会治理和分配方式的关键所在。

创造增量需要提高效率，但效率不只是单点效率，而是综合性的效率。当中国社会全面接入国际贸易分工协作体系之后，两个海平面的落差造成的挤压，让技术元素、资金、管理经验和外部需求像瀑布一样同时涌入，根据数据统计，这种持续的涌入一直截止到 2013 年。中国社会在消耗这些元素的同时，也重构了自己的社会基础结构。因为有了持续投入的成本，也有了拉动力，再加上本来就富余的过剩劳动力，三者结合就形成了今天的局面。这并非中国社会所独有的。日本社会在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末，也是通过一样的方式完成其社会结构的重构，大福增加社会结构的密度，完成社会基础结构的升级。即便是在广场协定之后，今天的日本社会也是在密度更高的一个层级上相对停滞。

中日都拥有同样的历史包袱，都是由农业社会逐渐转型为工业社会。这种转型的困难之处在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反映的真相是：每一个社会单元的密度都非常稀薄，勉强维持温饱并无太多盈余。除非借助外力的挤压或拉动，否则就一直缺乏增加密度所需的各种持续投入。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国社会成功让 4 亿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在负债投入的基础设施的助力下，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像血管一样的通路吸附进城市，并成为城市所需的廉价劳动力。此举的社会效果是一箭双雕：首先，把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拽出来是打破其原有社会结构性禁锢的有效方式，否则，他们只能陷在那个密度更稀薄的地方，无法自我突破，也缺乏升级所需的投入和配套设施。原有的生存方式吸纳不了这么多的劳动力，只能在原有的生存结构中耗死。其次，城市缺乏必要的廉价劳动力，综合性的运行成本更高，交易的隐性成本更高。继而影响城市的增量和积累，从而影响进一步的结构性升级。

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这个社会的核心；增加社会结构升级的密度，是这个社会的关键。所有的政策制订，都围绕这二者而展开。

## F2：精神结构

---

“还在修改中...”

下个版本更新这部分内容

## C11：匮乏感的形成

---

人的精神结构及其调度机制容易产生一种象漩涡一样的暗黑深渊。这种会自我强化不断叠加的死循环显性的呈现为上瘾的状态。人的许多过犹不及的行为都是被一种因缺有需的匮乏感所怂恿，人的行为会不自觉的主动导向毁灭，不到彻底摧毁誓不罢休。比如，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被否定和忽视，这种持续的反馈会作用于精神结构，其调度机制会不断修正对自我的判断，继而产生失真的扭曲：譬如，以自己不配拥有作为无法获得的出口。如此一来，渴望拥有和求而不得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这个死循环会不断强化匮乏感，并驱使自己采取急功近利又匪夷所思的破坏行为。生活中所谓的“作”，源于精神结构中的失衡所导致的不安。归根结底是因匮乏感这一死循环导致了失衡。那么，匮乏感是如何产生的呢？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原始森林中与世隔绝，没有受过任何人类社会的浸染。他虽然也有欲望，却不会有建功立业和控制一大群同类的冲动。最多也不过是被吃饱和繁衍这种最初级的欲望所驱使。人的欲望为何会在被满足之后不断地滋生出能消耗更多资源的欲望？俗话说，低级的欲望可以通过放纵来满足，而高级的欲望则必须通过自律才能满足。这种自律是为了锻造更复杂的工具和搭建起更强大的共同体。人对权力的欲望是需要通过组织来实现的，任何组织都是由个体构建而成的共同体，组织的规模越大，等级越多，内部的密度越高，组织的关键节点所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组织作为一种结构工具赋予了驾驭组织的个体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力量。领导者通过搭建并驾驭组织工具，将自我的意志通过传导体系作用于现实，从而影响千千万万同类的生存状况。常言道：野心是一点点长出来的，欲望是一点点滋生出来的。权力的欲望是随着自己所能控制的资源多寡和力量大小来决定的。这些资源和力量都聚集在自己所搭建的结构工具中。

假设存在一个未受过现代社会浸染的人，其欲望无非就是吃饱和繁衍。就能量消耗而言，满足这种需要所需消耗的能量并不多。而每个人都要买辆车，每个人在生病的时候都想第一时间获得最好的医疗资源，这种需求叠加起来才会成为引发冲突的社会问题。显然，每



一个人都想拥有一辆车是后天滋生出来的需求。这种欲望的滋生依赖于接受这样的观念：汽车是一种有利于自身的资源，并相信自己能够获得。

这种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呢？香蕉和苹果可以饱肚子的观念是通过生活中的尝试获得的。而汽油可以让车开动，车可以载着自己去远方。这种观念是别人教给我们的。依稀记得《辞海》上每一个词条都在解释它是什么和有什么用处——我们所受的教育和自身的经历在不断的教会我们如何识别和定义资源！

所以，当自己所能定义的资源越多，精神结构中的主观世界就会越丰富，精神结构中的抽象自我对主观世界的控制力就越低。这种失衡会触发情绪响应因子并滋生出匮乏感。有一句俗语形象的呈现了它的表层景象：如果我并未见过太阳，我本来可以忍受黑暗。一旦我见过了太阳，黑暗只有显得更加黑暗...

精神结构对自我失真的判断源于调度机制对抽象自我的属性反复修正的结果。失真的判断所形成的匮乏感比如触发自我保护的响应机制。比如说，越自卑的人越喜欢用高姿态的方式与外部打交道。越是感到匮乏的人越会用尽一切方式进行自我掩饰。如此这般都是精神结构中对情绪因子的响应程序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然而，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在失真判断的指引下，反而适得其反。形成错上加错的死循环。这就如同癌症：身体对某个器官作了失真的判断，并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去修复这个“受损”的器官，从而造成器官的病变！

## 精神结构的探索

---

以下内容是对《F2：精神结构》及与之相关的 C 系列的扩展，是对原理的应用性阐述：

### E11：正确的抢劫方式！

人的精神结构包括抽象的自我和主观世界。前者是包括自身的属性和功能，后者是对自身所感知的外部世界的抽象。这二者相互影响，存在一套调度机制来保障它的运转。你所有的患得患失都源于前者对后者缺乏主导性，因此，精神结构的运行机制会持续触发一些情绪因子，让你长期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中。精神结构中的情绪因子和对应的响应机制容易形成死循环——这种死循环不断的消耗自身的能量，这种内在的冲突引发的死循环在不断的叠加中逐渐会形成暗黑的泥潭——它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上瘾！

人的大脑在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就需要消耗 40% 的能量来维系自身的正常运转，一旦形成死循环就如同把刹车和油门都踩到底，那种消耗是惊人的！所以，身处这种状态中的人，往往自顾不暇，也无力打破自我编织的牢笼。

所以，人在陷入绝境的时候，特别渴望有人能拉自己一把：假如你掉进一个坑里面，任凭自己如何努力都无法爬出来。但求生的本能会让你持续在恐惧中挣扎，无法平静的接受正在逼近的痛苦和死亡。此时此刻，任何能拉你出来的人，你都会发自肺腑的心存感激。至于这份感激会存留多久，则属于另外一个命题。

这种状态之所以无法避免是由生命体的基本属性决定的——人的精神结构之所以无法避免自我遮蔽性的死循环，这恰恰是自由意志的副产品：全自动的工厂里每个环节都井然有序的运转，稳定又高效，不出一丝差错。然而，这副画面给人的感激是冷冰冰的残酷。看到生产线上在不断做着简单重复工序的人，富有同情心的人会感到悲哀。人以自己为标尺去丈量外部的一切。井然有序下的简单重复，将人变成生产流程中的工具，而不是拥有自由意志的生命体。所以，工厂效率越高，管理的越好，流程上的人，工具特征就越明显。

## 抢占道德高地

人越长大越能包容人，不是因为缺乏了锐气和活力，而是越来越清楚：能够自我改变的人早就改变了，不能改变自我的人，才会一直陷在自我编织的困境中。鸡蛋从里面打破才是生命，鸡蛋从外面打破只是食物。所有一味等待被拯救的人，缺乏打破禁锢的内在力量，其求存策略就会变得具有强烈的寄生和吸附性特征。

通过强调和展示自己的痛苦是抢占道德制高点的有效方式：你如果理解这种痛苦，对方会让你伸出援手，如果你无动于衷，就等于把自己置于道德批判的断头台上。如果你的价值观不在意这些，对方会立刻占据心理优势和道德高地，然后指责你缺乏怜悯之心，冷血和铁石心肠... 不管你的态度如何都将处于不利的境地！狼对羊说：你喝水弄脏了河水，让我没法喝水了。羊说：您在河的上游，我在下游喝水，水是从上往下流的，怎么会影响您喝水呢？狼勃然大怒：你什么态度，居然敢顶撞我！所以，羊不管选择顺从，还是辩驳，都是错的！如此一来对方就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接下来会让自己破格获取的诉求变得合情合理，还理直气壮！

## 让诉求合理化

通过强调和展示自己的痛苦，以此对你进行道德批判，并顺势抢占了道德高地之后，第二步就是要找出同类并形成多数孤立少数的局面：虽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大众的本能都是从众的——你吃饭的时候会选择人多的店，大家在街上夺路狂奔的时候，你会不加思考的跟着一起跑。这是一种本能——总而言之，处于同样处境的人更加容易相互理解，也更容易统一立场并快速形成同盟——立场只关乎自己的利益，与事实本身无关。

人的立场是根据自身的状况决定的：买不起房子的人，不仅更愿意相信房价会暴跌，而且主动屏蔽与诉求不符的信息。甚至以道德指责来掩饰、回避和否认。这是立场决定的，在不同的立场之下无法产生共同的是非判断标准，也无法进行理性的沟通。最后只会演变为多数人的诉求为少数人的行为界定对错。

自我绝望的人会非常敏感——它的工作原理就像删帖系统，一旦识别某个关键字就马上把整个帖子都删除了，以此来杜绝可能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危险”。与敏感的人交流就会很累，因为经常会被误解。你说了一大段话，其中有一两个关键字与主题毫无关系，但对方却因为捕获一个关键字就把你整篇都删除了。你刚开始会压制愤怒去申辩，然而，你在申辩的过程中又触发某个关键字，申辩的内容也直接被删除了！于是，你只能选择沉默并主动隔离。自卑且敏感的人，本来自我质疑就很深重。如果周围的人都——主动隔离。必然加深其自我质疑，就像在沼泽中挣扎，越陷越深，更加的自卑、敏感和退缩——持续恶化会让整个人会变得越来越无力，越来越绝望和愤怒，也越来越偏执和自暴自弃。不仅对自己充满了恨意，渴望毁灭性的力量，渴望瞬间逆转，却越来越没有耐心，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愤怒和深深的质疑。

一群同样状态的人聚在一起就特别容易形成一致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我无能为力，我需要被拯救！如果你不去拯救，就如同拿着能让对方瞬间幸福的钥匙不给人家，对方必然滋生恨意，甚至会用主动摧毁的方式迫使你满足它们的诉求——而且，因为人数的优势从而在道德上拥有了合理性。

## 让抢劫变神圣

通过强调和展示自己的痛苦，继而对你进行道德批判和指责，不管你是否顺从，对方都顺利抢占了道德高地。一旦同样诉求的人联合在一起，以多数决定少数的方式拥有了裁决你行为对错的权力。此时此刻，它们的任何诉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了！人类的把戏一直都是这么玩的。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拿一把枪在街上杀死另外一个人，且不说他不会被惩罚，他自己都会心里不安，周围的人也会指责他。如果他是一个警察，还穿着制服。打死了人不仅仅心里是平静的，还会滋生出一种伸展正义的神圣感。周围的人不仅不

会指责，甚至会颂扬他的勇敢，感谢他守护一方安宁。仅仅是一套警服而已，为什么内外都天壤之别？

区别就在于对道德制高点和是非裁决权的抢占——那身警服象征着法律，并代表公平和正义，他的行为是在公平和正义这个道德制高点的授权下进行的。所以，哪怕是杀戮，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男人和女人经常为一点小事吵得不可开交。女性天然的是统治者思路，而男人天然的是执行者思路。统治者首先讲究师出有名，就是要先抢占是非裁决的制高点：所有的无理取闹和歇斯底里只有一个目的——涉及到双方的所有的事务，谁拥有最高仲裁权！拥有了是非裁决权之后，任何隐蔽的诉求不仅合理，还会滋生出某种神圣感！

## F3：结构工具

---

**“还在修改中...”**

下个版本才更新这部分内容。

## C21：统治机器的三个支点！

---

**“还在修改中...”**

下个版本才更新这部分内容。

## 结构工具的应用

---

以下内容是对《F3：结构工具》及与之相关的 C 系列的扩展，是对原理的应用性阐述：